

# 向右派开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

862

2

# 向右派开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 向 右 派 开 火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编 辑、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787×1092 1/32 4 1/16印张 66,000字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009·283

定价(8)三角四分

# 向右派开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1000

## 編輯部的話

在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首都高等學校的青年，在黨的領導下，同全國人民、全國青年一起，堅決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開火。為了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他們除了在理論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外，還拿詩歌和雜文作為鬥爭的武器，發出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的號召，反對溫情主義，激勵廣大同學積極投入戰鬥，對右派分子展開英勇的反擊；揭露右派分子的陰謀詭計和丑惡嘴臉。這本集子就是首都高等學校青年在反右派鬥爭中所獲得的輝煌戰果。

這本反右派的詩歌和雜文集的編輯工作，得到了首都高等學校黨委和團委有力的幫助，在激烈的反右派鬥爭中，為我們選集材料和審讀。這本集子所以能夠在短期間編輯出來，這跟首都高等學校的黨委和團委的有力幫助是分不開的，我們謹在這裡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我們也向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給我們的幫助致謝。

由於時間短促，使我們不能更廣泛地搜集匯編，希望得到各種高等學校青年及廣大讀者原諒。

正當這反右派鬥爭深入展開的時期，我們謹以這本反右派的詩歌和雜文，獻給全國青年的禮物。

1957.8.15.

# 目次

## 詩歌

我們挺身战斗	北京大学	江 楓	10
党啊,你好!	北京大学	刘耘之	12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	北京师范大学	李茂肅	14
赤卫队战歌	北京矿业学院	卫 紅	16
团旗	北京大学	張哲生	18
致共青团員	北京大学	張哲生	18
风浪中的長堤	北京大学	刘耘之	21
絕不容許	北京农业大学	龔紹先	23
用一切武器打击右派	北京大学	乔先知	25
大字报,反右派的战鼓!	清华大学	宇 鋒	26
反右派歌謠	北京大学	馬 嘶	28
民謠	清华大学	洪 經	29
致同志	北京大学	李永祐	29
右派分子的臉譜	北京航空学院	肖 英	30
詩二題	中国人民大学	程 灝	30
詞三闕	中国人民大学	程 灝	33

好个譚天榮	····· 北京大學	袁行霈	34
“夜行人”的嘴臉	····· 北京師範大學	陳心煜	35
警告五個耗子	····· 北京石油學院	天 竺	37
螳螂擋車	····· 北京師範學院	“火箭社”	37
蝙蝠	····· 北京俄語學院	杜承南	38
為什麼	····· 北京大學	任彥芳	39
過時候了!	····· 北京大學	趙曙光	39
燒	····· 北京大學	劉耘之	41
拿槍的就有我一個	····· 北京航空學院	景 岡	41
是的,先生!	····· 北京鐵道學院	崔彭城	42
猛省	····· 北京大學	孫克恆	43
變色龍	····· 北京師範大學	“望遠鏡社”	44
浪淘沙	····· 清華大學	佚 名	45
西江月	····· 清華大學	文賢彬	45
如此伎倆	····· 北京大學	袁行霈	46
給耍賴者	····· 北京大學	劉耘之	46
窮追猛打	····· 北京師範大學	“向日葵社”	47
問	····· 北京大學	陳志明	49
戰士呵,你要細心地傾聽	····· 清華大學	佚 名	49
明辨	····· 北京礦業學院	矢 由	50
是什麼迷住了你的眼睛?	····· 北京農業大學	飛 彈	50
号角已經吹起	····· 北京大學	長 青	51
戰鬥方殷	····· 北京大學	江 楓	51



致温情主义者	清华大学	仲 鸣	53
給客观主义者	北京大学	刘耘之	55
釵头凤	中央美术学院	刘錫朋	55
給朋友	北京大学	謝 冕	56
弦上箭	北京大学	乐 真	57
我要向右派宣战	北京医学院	潮 露	57
警惕呵, 兄弟!	北京大学	李永砢	58
坚决洗干净	北京大学	江 枫	58

## 杂 文

蚊·右派·反革命	北京大学	正 一	60
沒落者垂死的标志	北京大学	佚 名	62
牛鬼蛇神的合唱	中国人民大学	尔 威	64
从傳統說起	北京大学	林乃榮	68
釋“頌”	北京大学	罗宪敏	70
先生, 你們难道不是在卫资本主义 之道嗎?	北京矿业学院	卫 紅	72
“自由論壇”的尾巴	北京政法学院	苗彦得	73
“右”公邏輯拾零	北京大学	拙 吾	75
右派手段	北京鋼鐵工业学院	莽 莽	77
有感即发	中国人民大学	鐘 炳	78
凹透鏡、凸透鏡和哈哈鏡	北京矿业学院	廉 詞	79
坐井观天	北京石油学院	聰原作·小說改写	80

烟幕彈与“文艺形式”	北京矿业学院	之 岫	81
鍾敬文先生反党的“文学描写法”	北京师范大学	“学习社”	84
三言兩語	北京大学	何企雲	88
橄欖篇	北京大学	栾 香	90
熏風小語	北京大学	黃傳德等	92
花紙包的毒藥	中国人民大学	成 美	95
談“无耻”	北京俄語学院	軍 异	96
薔薇	北京师范大学	“人民之声”	97
笑面狼話本	北京航空学院	李 兮	99
孙著右經发微	中央戏剧学院	蜀人尙平	104
补“本草綱目”	北京矿业学院	除 草	108
美猴王自愧不如	北京医学院	佚 名	108
新黔驢	北京师范大学	賈 峻	109
关于“上当”	北京大学	王洪文	110
“更”也难“正”	中国人民大学	一 員	112
搥鼓而攻,追击到底	北京大学	楊錫璋	113
低头弩箭	北京大学	任嘉禾	115
打狗	北京大学	虞式昭	116
奇病記	北京医学院	宋 花	118
急診	北京医学院	风有安	119
几片良葯	北京农业大学	宋紹宏	121
“悲劇”与“喜劇”	中国人民大学	金 刀	122
客观与旁观	北京大学	丁尔鞞	123

“静坐疗法”	北京医学院	平	124
快刀篇	北京大学	顧乐真	125
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	北京大学	堅冰	126
今日东郭	北京师范大学	周牛	128
剖开奇怪的論調	北京俄語学院	远 鷗	128



詩 歌



# 我們挺身战斗

北京大学 江 楓

向左

向左

向左

为社会主义事业

紧守

共和国

每一座窗口

我們

挺身

战斗

年輕的共产主义者

以对人民的

爱

对敌人的

仇

在詩的兵工厂

煉就

枪

炮

刺刀

七首

年輕的共产主义者

撥动

战士的

心弦

叩着

暴风雨的

节奏

唱起

鮮紅鮮紅的

战歌

用傳單

标語

招貼

斬断

資产階級右派的

魔手

为党

为人民

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党啊，你好！

北京大学 刘耘之

又編完了一期战斗的快报，  
窗外，满天的星星灭了……  
灿烂的阳光筛过树叶，  
露珠儿向我微笑，啊，早晨多么好！

一股热流在喉头激荡，  
这时我多么想放开嗓子歌唱——  
然而抑不住满腔的怒火燃烧，  
昨夜论战的声音又在耳旁萦绕……

我不能容忍那些狂乱的叫喊，  
他们咒骂党，用尽一切最恶毒的字眼，

我不能容忍他們肆意的誣蔑，  
不能听凭他們把历史車头扭轉。

深夜，我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入眠，  
起来，我把全部的憤怒傾在紙上！  
在詩行里噴射出正義的戰鬥的火焰，  
我們用年青的心結成一條戰綫。

啊，親愛的黨，在這時，在戰鬥中間，  
我更親切地感到你就在我的身邊，  
你給了我生命，教導我如何思想，  
在激流里又把我鍛煉得更堅綫。

這時我更感到你懷抱的溫暖，  
你給我以戰鬥的力量；  
這時我更加珍貴共青團員的稱號，  
更加珍重我的誓言和共產主義的理想！

你永遠是那樣偉大、莊嚴，  
永遠以大海的形綫奔流在我的心上，  
我握緊槍杆，腳步按着你的节拍，  
把你交給我的號角高高吹響！



我們的詩飞到那些狂人面前，  
它的每一個字都是一顆子彈！  
我們用年青人的激情高声歌唱，  
把歌獻給我們親愛的黨……

啊，又編完了一期戰鬥的快報，  
窗外，滿天的星星灭了……  
油印機的滾筒馳過我的詩稿，  
詩行里奔騰着我情感的波濤！

絢爛的霞光把湛藍的天滌染，  
大地涌起千百種喧响……  
這時一支歌強烈地在我心中激蕩，  
太陽升起來了，黨啊，你好！

## 在這不平凡的日子里

北京師範大學 李茂蕭

在這不平凡的日子里，  
我的心分外激蕩，  
象出征的戰士，

注視着貼滿紅綠紙的戰場。

今晚我不能入睡，

因為是在“七一”前的晚上。

那一年蔣軍炮打黃河兩岸，

我曾紀念過“七一”，在戰場上。

那時道旁哭泣着失掉母親的孩子，

到處閃耀着戰鬥的火光；

我抬着木制的担架，

走在曹州戰役的前方。

我也曾在和平環境中，

度過“七一”節日的狂歡。

那時全國已聽不到炮響，

我放下担架走進課堂；

象一個久別母親的孩子，

重新回到她懷抱中成長。

如今又是戰火紛飛，

右派分子喪心病狂，

他們用微笑的臉色，

掩飾着凶光，

他們反对社会主义，  
他們要推翻共产党。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  
我的心分外激蕩；  
象出征的战士，  
注視着貼滿紅綠紙的戰場。  
我要在反右派的大軍中英勇挺进，  
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亲爱的党。

## 赤卫队战歌

北京矿业学院 卫 紅

狂风襲来了

灰沙蔽眼

阴霾滿天

赤卫队员們

在风沙中

高举紅旗

北斗星的光芒

永远引导着我們

向前冲击！

讓右派們去發狂吧  
讓他們向隅啜泣  
“窮鬼”們來到人間  
本來就與他們  
勢不兩立

推銷“純粹民主”的天國  
我們絕不受騙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個吸血鬼  
這些都是  
無恥的謊言

老一輩的刀、槍、劍、戟<sup>①</sup>  
我們決不丟棄  
寧願在戰鬥里  
肝腦塗地  
也決不把土地、工廠  
交還老爺手里

---

<sup>①</sup> 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的經驗。

党团的谆谆嘱咐

我們決不忘記

“要命令整个地球

向左轉动!”<sup>①</sup>

要战斗到敌人举手投降

右派放下武器

## 团 旗

北京大学 張哲生

青春的朝霞染紅乳白色的晨曦

我想起共青团战斗的金星紅旗

在晨光燦爛的每一支战歌声里

我要用堅貞的手臂把它擎向胜利

## 致共青团員

北京大学 張哲生

—

## 同志們

---

① 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

“立正

向左看齐”

抽出你

階級的利劍

奔向

劇烈的思想戰場

切开

進軍的路綫

要堅定、要勇敢

目標社會主義正前方

黨已吹響進軍的号角

誰動搖

誰畏縮

誰就玷辱了我們

——共青團

## 二

戰鬥吧

年青的伙伴

無產階級

已列成嚴峻的隊伍

年青的近衛軍

难道能

留在后方

前进

前进

前进

夺回每一寸思想障地

迫使敌人

放下资产阶级的冷箭毒枪

三

扬起

勇敢的船帆

把战船

开向远方

当黑色的风暴

掠过海洋

熾紅的炮火

燒騰海浪

要警惕

危險

隱伏在船仓

啊！共青团

我的诗

象一串红色的鼓点

穿过风暴和战火

飞向你

——年青战士的前方

为了胜利

为了共产主义的远航

请举起严峻的臂膀

把懦夫撇开

把叛徒掀进澎湃的海洋

## 风浪中的长堤

北京大学 刘耘之

啊，共青团的儿女

迎着

阶级斗争的

暴风雨

坚守

庄严的誓言

挺身



在风浪中

結成一条护党的

長堤

任凭

狂瀾

千百次撞击

从不动摇、畏惧

也不留

一絲空隙

讓激浪

侵蝕

永远

坚定无损地

在风浪中

屹立

以年輕人

寬闊的胸膛

把襲来的

千丈狂瀾

粉碎……

啊，共青团

驕傲的儿女

光荣、坚强的

战斗集体

风浪中

永远不可摧毁的

长堤！

## 絕不容許

北京农业大学 冀紹先

炮彈坑上，

剛聳立起新的工厂；

拖拉机輪，

剛駛过烈士的墓旁；

飽含露珠的春苗，

在这浴过鮮血的土地上

迎风生長！

英雄的人民，

正沿着烈士們所向往的道路，

快馬加鞭，奔馳飞揚。

可是，有人想扭轉这历史的车輪，

想更改这壯丽的建設图样；

想讓那：敵人的刺刀挑破我們頭顱的日子，  
中國人民吃草根、嚼樹皮的日子：  
敵兵們強姦我們婦女的日子，  
再一次，  
再一次出現在祖國的大地上。  
呸！你們這些冷血的魔鬼，  
覺醒的中國人民，  
絕不容許你們這樣  
喪心病狂。

我們知道，是誰在那災難的歲月里  
為我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我們知道，是誰在這和平的年代里  
為我們晝夜辛忙。  
是誰使我們孩子的童年更歡樂，  
是誰使我們老人更安康，  
是誰使我們的青春這樣美好，  
是誰使我們的前程如此寬廣，  
是誰啊！是誰  
用她潔白的乳汁把我們哺育，  
用她奔騰的熱血把我們撫養。  
這些恩情深深地、

深深地

埋藏在我們的心上。

惡鬼們，你昧着良心說黑話，

到底安的什麼心腸？

為了這鮮血灌溉的果實，

為了這汗珠凝成的工廠，

為了這飽含露滴的春苗，

為了這拖拉機耕種的集體農莊，

告訴你——冷血的魔鬼，

全國人民將在

戰鬥的號角聲中，

揮動起自己的鐵掌，

把你們的陰謀粉碎！

## 用一切武器打擊右派

北京大學 喬先知

有匕首

就猛刺敵人的心臟

有炸彈

一定摔到敵人頭上

即使你只有  
一块石头  
一根竹竿  
也要拿来同敌人作战

## 大字报，反右派的战鼓！

清华大学 宇 锋

它是战鼓  
是警号  
昏睡的人们  
猛然清醒了  
徘徊的人们  
看清了光明大道

它是投枪  
是匕首  
插在  
大转弯的十字路口  
喝令  
放火的魅影住手！

它是探照灯

是照妖鏡

正直的人

挺胸昂首，闊步而過

心虧的人

抱頭鼠竄，驚慌失措

它是一片激烈的戰場

是炸彈和烈焰交織的火網

它用最強的音響

向頑抗者高呼：“趕快投降！”



墓窟里生出來的臭蕈

北京大學 聖焱 作

## 反右派歌謠

北京大学 馬 嘶

### 右派右派

右派右派  
蒙面妖怪  
滿口馬列  
一肚鬼胎  
同床异夢  
吃里爬外

### 右派分子发了愁

右派分子发了愁  
眼泪汪汪往下流  
我問先生哭什么  
反共美夢不到头

### 右派分子耍花招

杀猪的手綉荷包

右派分子耍花招  
一手拿着假檢討  
一手拿着杀人刀

## 民 謠

清华大学 佚名

国宝，国宝，  
跟着誰跑？  
若唱反調，  
不要！

## 致 同 志

北京大学 季永祜

不要看他和你握手微笑，  
你就慌忙把心往外掏，  
他要用微笑箝紧你的双手，  
然后一脚把你踢倒。



## 右派分子的臉譜

北京航空學院 肖英

左手一把刀，  
右手一把刀；  
嘴上哈哈笑，  
雙手伸向腰。  
嘿嘿，  
他却說要和我們“擁抱”！

## 詩二題

中國人民大學 怒濤

讀葛佩琦、王德周的“發言”后，怒氣填胸，憤懣萬分，發而成“詩”，不限詩韻，不計平仄，求其表情達意，順口可誦而已。

### 讀葛佩琦發言后有感

右派先生意氣雄，  
欲凭鬪語發狂洪；  
怒濤萬丈冲天起，

誰是葬身魚腹中！<sup>①</sup>

只手想將天下翻；  
毒言反說是“忠言”。  
政權已固如磐石，  
撼樹蚍蜉劇可憐！<sup>②</sup>

“統購統銷搞糟了”，  
又言“肅反一團糟”，  
別有心腸話自異，  
先生本非我同調。<sup>③</sup>

先生欲殺共產黨，  
尽管直說又何妨；  
冒稱“群眾”最可耻，  
虛張聲勢太荒唐！<sup>④</sup>

---

① 葛佩琦說我黨“另一個可能是被‘泛濫’沖走，‘葬身’魚腹。”

② 葛佩琦在發表了他“要殺共產黨人”的反動言論后，又狡辯說：“我的發言是向黨的同志進忠言。”

③ 葛佩琦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

④ 葛佩琦說：“羣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先生原来是將軍，  
国民党内老元勋；  
听君今日切齿語，  
仿佛当年喊杀声。<sup>①</sup>

聞君今日要“算帳”，  
旧帳本来未算清；  
人欠君乎君欠人？  
不妨从头仔細論。<sup>②</sup>

### 讀王德周发言后有感

閣下詭計太荒唐，  
“相劝”党员作“榜样”；  
“立法先把自己（指共产党）綁”，  
請問到底啥心腸？<sup>③</sup>

先生血口善噴人，

- 
- ① 葛佩琦原是国民党的少將。  
② 葛佩琦說：“現在是东家向經理（指共产党——作者）算帳的时候了。”  
③ 王德周說：“对党员的兩個要求：1、守法律，2、講道德。中国历史上，先立法將自己綁上，做榜样給別人看，人民才守法。”

竟說黨員皆惡棍，  
我從此語識君心，  
君心略同反革命！①

## 詞三闋

中國人民大學 怒 濤

前詩寫畢，余意未盡，再寫“如夢令”三闋。  
略按字句，不計工拙。

一

怒目切齒橫眉，  
滿嘴唾沫四濺。  
試問意何在？  
却道是進“忠言”。  
也呸！也呸！  
一口狼牙難蓋！

二

共產黨內整風，

---

① 王德周說：“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黨員，官僚、宗派、毛惡不作。”

人民齐声贊頌。

他却僵僵說：

党已脫离群众。

如夢！如夢！

活象一条蛆虫！

三

分明开河毀樓，

也道拆牆填溝。

豈能容忍他

破坏国家阴謀。

怒吼！怒吼！

霹靂一声：“止手！”

### 好个譚天榮

北京大学 袁行霽

右字大旗

高高挑起

考茨基的針綫

縫起恩格斯的詞句

譚天榮的把戏

投了蔣介石的脾气

## “夜行人”的嘴臉

北京師範大學 陳心煜

右派分子耍名堂，  
檢討會上想混關。  
作勢又裝腔，  
“兩眼淚汪汪”；  
揭開皮來看，  
一條惡毒狼。

筆名“夜行人”，  
滿肚賊心腸，  
日夜寫文章，  
陰險又猖狂。  
挖空鬼心思，  
造謠污蔑黨；  
“鎮反是罪惡，  
土改喪天良；  
黨內無民主，  
黨員常悲傷。”

一心庇护反革命，  
又向人民放毒枪。  
“胡风有名望，  
文坛当为王，  
百花敬他香，  
为何进牢房……”

“夜行人”，好大胆，  
自以为“手法强”，  
“字字象枪弹，  
刀刀砍鼻梁。”  
妄想变天下，  
反说“帮助党”。  
撕破丑嘴脸，  
原形露凶相，  
狐狸窜上街，  
不打不投降！

## 警告五个耗子①

北京石油学院 天竺

是刺必須拔掉，  
是狼必須捉到。  
躲在鼠洞里的耗子，  
尽管你哀嚎和叫囂，  
若不悔改，早晚是死路一條。

## 螳螂擋車

北京师范学院 “火箭社”

螳螂拍手叫：  
“列車快要出軌了！”  
螳螂狂呼道：  
“車頭已經搖晃了！”  
螳螂伸出前爪，  
要搬火車離軌道。  
社会主义列車

---

① 五个耗子，指在石油学院偷貼反动標語的“五个大學生”。



拉着長笛馳過了，  
留下一堆螳螂的屍體，  
留下一片工农的鬪笑。

## 蝙 蝠

北京俄語學院 杜承南

它到处埋怨叫囂：  
“生活得多么糟糕。  
簡直太不象話！  
周圍是一片黑暗，  
常年見不到太陽。”

其实是它自己  
白天躲在黑暗里，  
夜晚才舒展翅膀。  
既然害怕阳光，  
当然見不到太陽。

## 为什么

北京大学 任彦芳

我們眼看着太陽的光芒  
你的眼却感到陰暗無光  
我們耳聽着歡樂的歌聲  
你的耳里却感到是在“發喪”……  
這氣候本來是無比溫暖  
你却覺得“乍暖還寒”  
為什麼  
你和我們感覺兩樣？  
原來是我們的心長在左邊  
你們的心却跑到了右方！

## 過時候了！

北京大学 趙曙光

過時候了！  
“廣場”上的“英雄們”，

褪了色的盔甲，  
怎能用僵尸的眼泪，  
镀上耀眼的光輝？  
你的詩  
是一点鬼火，  
微风吹过，  
出沒在原野的溝坡。  
显然它也閃着暗淡的清光，  
在草叢上飞过；  
但它仍是一点短命的鬼火。  
血紅的眼睛，臃腫的腮幫，  
怎能改变时代列車的方向。

## 二

过时候了！  
“自由主义者”，  
哪怕是忧郁的月牙，  
或是无知的云朵，  
也不愿再听  
你生鏽的琴弦，  
彈唱往昔廢墟上的哀歌。  
破碎的短笛，

沙啞的喇叭，  
難道能淹沒  
壓路機隆隆的声响？  
又怎能給  
堅如磐石的大廈，  
帶來一点点震蕩？

## 燒

北京大學 劉耘之

你有你偽善的微笑，  
我有我正義的槍刀，  
你在“廣場”播下毒草，  
我就舉起火來：燒！

## 拿槍的就有我一個

北京航空學院 景 岡

某些右派分子露骨地說：“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拿槍的就有我一個。”我要回答他們——

倘若你們胆敢掀起反革命暴亂，  
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和黨，

为了消灭你们这些摆车的螳螂，  
——拿枪的就有我一个！

倘若你们胆敢叫明净的天空乌云乱翻，  
把灿烂的五星红旗涂染，  
为了消灭你们带给祖国的灾难，  
——拿枪的就有我一个！

我更熟悉三点一线的瞄准，  
我在童年时代就学会射击，  
在解放祖国的鏖战里和父兄一起，  
——拿枪的就有我一个。

是的，先生！

北京铁道学院 崔彭城

右派分子疯狂叫嚷：  
“你们只会摇旗呐喊！”  
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先生！

我们高举革命的红旗，  
坚决保卫党，粉碎你们的妄想；

我們站在街口大聲吶喊，  
不許你們篡改社會主義方向！  
右派分子狂妄指責：  
“你們只會歌功頌德！”  
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  
是的，先生！  
我們歌頌共產黨的恩情，  
我們歌頌社會主義祖國；  
我們心靈深處永遠有一支贊歌：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猛 省

北京大學 孫克恆

前面是罪惡的深淵，  
鬼火穿梭來往巡行，  
右腳抬起了，落向哪里？  
我要向你大喝一聲：猛省！

## 变色龙

北京师范大学 “望远镜社”

乌云翻滚时他们忙忙碌碌，  
张牙舞爪，他们到处“控诉”；  
幽夜里成立“反共总部”，  
妄想把金色的太阳淹没。

反动的“大字报”拦断大路，  
每个字比蛇涎还毒；  
提起社会主义咬牙切齿，  
提起共产党眼珠凸出。

霹靂一声，遍地打虎，  
他摇身一变，着色掩护，  
花言巧语，改了腔调，  
笑笑嘻嘻，换了脸谱。

披上袈裟，立地成佛，  
口口声声也喊“打虎”，  
虚虚假假施展魔术，

可惜尾巴太难盖住！

## 浪淘沙

清华大学 佚名

大郎耍无赖，众怒难排，  
几番检讨骗谁来？  
戏法花招都用尽，毕露形骸。

及早回头来，勒马悬崖，  
社会主义大门开。  
自绝人民非大道，后悔活该！

## 西江月

(钱俾长本相)

清华大学 文质彬

检讨鸡毛蒜皮，  
五次扮唱假戏，  
蒙混过关把谁欺？  
难逃人民手底。



当初論坛語气，  
今日只字未提，  
蓄意反党言何寄？  
原是章罗右翼。

### 如此伎倆

北京大学 袁行霈

你揭开的，  
他都說了；  
你沒揭的，  
他都忘了；  
事关紧要，  
他淡写輕描，  
无关紧要的，  
他嘮嘮叨叨。

### 給要賴者

北京大学 刘耘之

南来的风啊北去的雨，  
吹刮着方向舵轉向哪里？

講出來的話啊潑下地的水，  
想要賴掉可是難的。

## 窮追猛打

北京師範大學 “向日葵社”

“檢討”——

蒙混過關的陰謀，

眼淚——

收買人心的法寶，

警惕呵，戰士！

窮追猛打！

決不讓

右派跑掉。



右派的“放”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木刻工作室同学作

## 問

北京大学 陈志明

有人把利劍握在手上  
劍舉起了，向着我們的母親——我們的黨  
你是挺身起來戰鬥  
還是站在一旁欣賞那閃閃的劍光

## 戰士呵，你要細心地傾聽

清華大學 佚名

戰士呵，你要細心地傾聽：  
這一片百鳥齊鳴的樂聲，  
也許是黃鶯動人的歌唱，  
也許是杜鵑流露的深情。

你要辨別樂曲中的每個音節，  
也許敵人混在這鳥群中鳴叫，  
使你沉湎在故鄉的懷念里，  
他就偷偷地越過邊境。

## 明 辨

北京矿业学院 矢 由

香花和毒草，  
辨别费思考；  
“六条标准”<sup>①</sup>好，  
一量见分晓。

## 是什么迷住了你的眼睛？

北京农业大学 飞 弹

有人向党恶毒攻击，  
你说不过是“言词偏激”；  
有人污蔑社会主义，  
你说可以“不必在意”。  
大家反击右派，  
你说“何必着急”；  
我们严词驳斥，  
你却把态度挑剔！

① 即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同志，是什么迷住了你的眼睛？  
你看不清事关新中国存亡的大局；  
是什么糊住了你的心窍，  
你不能和大家有共同的語言？

## 号角已經吹起

北京大学 長 青

号角已經吹起

溫情、疲沓到底对誰有利  
战斗需要堅韌和勇气  
捧出一顆愛党的心  
是火炬，是武器  
摧毀每一座碉堡  
巩固社会主义陣地

## 战斗方殷

——拟情書一封

北京大学 江 楓

战斗方殷

退縮

是罪行

我

怎么能

面对进攻的敵軍

向后轉

放下武器

挾起

一顆自私的心

向你

走近——

啊

自私的心里

容不下

清沽的

愛情

我

怎么能

設想

你会張臂歡迎

一个

## 可耻的逃兵

啊  
战斗方殷  
战士的

爱

首先

属于党

属于人民

### 致温情主义者

清华大学 仲 鸣

我恨你，

温情的伙伴。

呵！你的残酷的软心肠，

又遭到“人道”的欺诳。

匈牙利的硝烟刚才消散，

被毁坏的大厦正在修葺；

带着血泪的妇女，

还在为失去丈夫和孩子哀伤。



被乱刀砍死的上校，  
被凌空倒吊的民警，  
被匪徒残害的党员和居民，  
这一笔血债难道你已经淡忘？

裴多菲俱乐部的屠手，  
不正是那些人面兽心的作家或教授？  
替匪徒们煽火的人，  
不正是迷失了方向的堂堂“大学生”？

章伯钧、罗隆基、钱伟长……  
梦想重演多瑙河畔的暴乱，  
他们要制造东方的匈牙利事件，  
杀尽上校、民警、共产党。

右派的心肠你难道还没有看穿？  
魔鬼的眼泪，  
豺狼的哭泣，  
难道竟使你迷惘？

你应该磨碎钢牙，

拿起鋼鋤，  
把右派的毒草連根鋤掉，  
給那些狂妄的先生們一記耳光！

## 給客觀主義者

北京大學 劉耘之

不要祈求脚下踏一朵祥雲，  
升到太空里去採摘星星；  
假使真想客觀地探討問題，  
難道不需要有一雙階級的眼睛？

## 釵頭鳳

——“賢人”們的畫象

中央美術學院 劉錫朋

### 甲

反右派，搞的歡，  
這些事和我無關，  
扶畫筆、托畫板，  
大筆一揮，面向自然，  
觀！觀！觀！

## 乙

反右派，十来天，  
我的思想不开展，  
这也对，那也对，  
誰是誰非，不好分辨，  
难！难！难！

## 丙

左也罢，右也罢，  
开会討論不說話，  
是也好，非也好，  
不左不右，三飽一倒，  
了！了！了！

## 給朋友

北京大学 謝冕

走过錯路的兄弟，快擦干泪水  
共青团員的責任不仅是忏悔  
社会主义的祖国需要我們保卫  
来，快跟上反右派斗争的大队

## 弦上箭

北京大学 乐 真

昨天我还迷惑于“民主”、“自由”的字眼，  
今天我已經看穿了右派猙獰的嘴臉；  
昨天我还徘徊在左右之間，  
今天我已搭上箭拉滿了弓弦；  
讓我一顆仇恨的心也隨着利箭，  
直射向那滿載着笑容的假面。

## 我要向右派宣战

北京医学院 潮 露

我迷惑在“自由”“民主”的謊言里，  
眼睛被資產階級的毒霧蒙蔽，  
右派想拉我进阴暗的溝渠，  
叫我持着利劍向党偷襲。

“刺阿！刺阿！”他們竭力嘶喊，

“不！这不是在刺向自己母亲的心臟？”

我猛然省悟，

我應該穿过濃霧反戈一击，向右派宣战！

警惕呵，兄弟！

北京大学 李永祜

敌陣吊起数片白旗  
屠刀狼籍在地  
但不要过早欢喜  
当心旗后有匕首隐藏！

坚决洗干淨

北京大学 江 楓

鋼鐵的堡壘  
用鋼鐵的釘  
鋼鐵的軍隊  
要有鋼鐵的兵  
紅色的戰艦  
用紅色的舵  
紅色的戰士  
要有紅色的心  
變節的逃兵  
是敵人的親信  
共青團的叛徒  
要堅決洗干淨



杂 文



## 蚊·右派·反革命

北京大学 正 一

蚊，是人們深惡痛絕的，惟恐撲滅不盡的。沒有人憐惜蚊，即使是生物學家對它發生興趣，也僅僅為了幫助人類更好地撲滅它。

反革命，是人民深惡痛絕的，惟恐肅而不清的。沒有誰愛護反革命分子，即使是公安人員對他引起注意，也僅僅為了幫助人民更好地肅清它。

仲夏，正是蚊子們嗡嗡出遊的“佳節”，它們精神百倍，哼唧地飛着，在人們的肌膚上貪婪地插下吸血的毒針。

右派分子大肆叫囂的時候，正是反革命分子出場活動的良好時機，他們得意忘形，暗暗窺視着，斜睨着，在適宜的瞬間，狡猾地犯下萬惡的反人民罪行。

蚊之所以出現於這個季節，是氣候為它創造了條件。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出場於這個時機，是右派分子為他們創造了條件。

反革命分子發覺，那些力竭聲嘶地高喊反共的右派先生不僅為他們製造了有利空氣，是他們目下的得力助手，而且還可能成為他們未來的嚙羅。

於是，反革命者向革命者發出了恐嚇：

“小心，全家小心！……”

“四個月之內，必取黨委首級一枚。”

而且，反革命者向革命者投擲了炸彈。

而且，反革命者貼出了腥臭的“發展組織”的招兵廣告。

是的，有生命，便有發展。只要蚊活着，便有產卵的可能；只要反革命分子存在，便有反革命活動的可能，便有發展的可能。

“發展組織”，必得找對象；找對象，必得先觀察，後挑選。

觀察誰？人民中間的每一個都可以是對象；但挑選，則必須縮小範圍。——左派？危險！簡直是飛蛾投火；中間派？也危險，並不可靠；那麼，剩下的便是值得考慮的右派了，因為右派先生至少在反共這一點上是與反革命者氣味相投的。

是的，反革命“發展組織”的可能性，只在右派那里才常常變為現實。

所以，他們貼出了腥臭沖天的招兵廣告。

蚊鑽入紗帳，在人的肌膚上站穩並插下針管的時候，是默默的，小心翼翼的，只是當它吮飽了血，飛開之後，才哼唧地傲然說道：

“我勝利了！喝了你的血，而且飛開了！……”

然而，蚊畢竟沒能逃脫毀滅，因為，它的進襲暴露了自己的存在，人開了燈，靜靜地諦聽，細細地巡視，終于，它被發現了，雖然是躲藏在陰暗的帳角。

於是，“啪”的一聲，蚊遭到了毀滅。



反革命分子的“聰慧”也不在蚊之下，拋擲炸彈的時候，他藏身；投寄恐嚇信的時候，他匿名；張貼招兵廣告的時候，他選擇了黑夜尚未褪盡的瞬間。然後，他陰險地捧笑：

“我勝利了！破壞了你們，而且隱藏起來。……”

可是，反革命分子畢竟沒能逃避鎮壓。因為他的活動暴露了他的存在，人們擦亮眼睛，隨着廣告的腥臭味和炸彈的火藥味銳敏地搜索，終於他被發現了，雖然是躲在人民的背後。

於是，“卡嚓”一聲，上了銬，反革命分子落進了公安人員的手掌。

蚊的唯一特征是嗜血，它存在的全部意義是對人类的傷害和破壞。因此，對待蚊，只有兩個字：撲滅。

反革命分子的唯一特征是凶殘，他存在的全部意義是對人民的傷害和破壞。因此，對於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也只有兩個字：鎮壓。

反革命分子的末路，值得右派分子深思——或者是繼續向右，充當反革命的嘍羅；或者是回頭是岸，向人民歸隊。兩者必居其一。

## 沒落者垂死的標志

北京大學 佚名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次向党向社會主義進攻，打的幌子是“追求真理”“捍衛真理”。有的右派分子還把化學樓西頭

通往新宿舍的大道写上“真理路”三个字，有的或称“真理騎士”，或称“真理見證人”。他們把自己打扮得頗有几分道貌岸然之态。

他們真是在追求或捍衛真理么？不是。他們那兒根本沒有真理。其所以如此者，蓋欲欺騙群众，乘机鬧事是也。

他們的“真理”是捏造出来的。他們承襲其先輩（各色各样的反动派）的衣鉢，用“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認无作有，認有作无”的妙法，硬制造出“真理”来。为此，他們的“天才”譚天榮还創造了一条認識法則“錯的就是对的，对的就是錯的。”而且，据說这便是“否定之否定”。有人認為这种認識論是虛无主义的，按照这条“法則”去認識事物，結果是无是无非。錯了！他們并不是虛无主义者。对于这条“法則”，他們自有解釋，這解釋就是：“你們認為錯的，我認為是对的；你們認為对的，我認為是錯的。”例如我們說：新中国是光明燦爛的；他們便說：錯了，現在的社会漆黑一团，需要来一个彻底的“革命”。我們說：你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們便說：錯了，我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認識了历史必然性的、最富有生命力的真理騎士。又如，我們把狂妄、虛偽、不学无术、靠撒謊度日的譚天榮批判得体无完肤；他們却說这是造謠、污蔑，他們“撒下的‘真理的火种’將燒毀一切”。再如，我們認為人民日报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社論是指导人民扫清障碍、沿社会主义大道前进的銳利武器；他們却說这些社論是“沒落階級的哀号”。請看！他們以其認識“法則”推論出来的“是”“非”不是毫不含糊么？他們是頗有“自知之明”的。他們知道我

們廣大人民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深知我們的是非觀是和他們的是非觀針鋒相對的。所以才創造出如此荒謬的認識“法則”來。

撒謊是沒落者垂死掙扎的標志。記得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的序幕剛剛揭開，人民解放軍在碾莊歼滅了蔣介石反動軍隊黃伯韜兵團，黃本人也被打死。但是，國民黨的報紙却廣發號外來“慶祝碾莊大捷”。不幾天，在長春被困的蔣軍鄭洞國投降了人民解放軍，國民黨的報紙又撒謊說：鄭為國捐軀。并且还發表了所謂鄭洞國的遺書和蔣介石對他的家屬的撫慰電稿。真是有聲有色，煞有介事。這次右派分子向我們進攻，所採用的“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認有作無，認無作有”的撒謊造謠手法，又一次証明了“撒謊是沒落者垂死掙扎的標志”這條顛扑不破的真理。

在我們和右派分子之間，是沒有共同的語言的。我們對付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明辨是非，把右派的一切退路堵死，展開鬥爭，迫使他們投降。

## 牛鬼蛇神的合唱

中國人民大學 爾 誠

據說，妖魔鬼怪有一種高妙的本領，使它能變幻成人形；而它最畏懼和最恨的却是能揭露它原形的照妖鏡。否則它們完全可以為所欲為了。“聊齋志異”等書中記載了一些類乎這樣的故事。這些妖魔本來是“其貌不揚”，甚至猙獰凶惡的，

但靠了它的妖術，經常把自己打扮成絕色美女或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此外，它還有一個獨到的本領，是口吐毒氣，而使人嗅著時又似乎是芬芳之味，凡是被它迷惑過而受害的人，總結一下經驗，被害的原因就在於自己肉眼看不出，因此，只要能掌握一面照妖鏡，可使妖魔一出現時就被識別出原形來。

剝削階級游魂不散，到處借尸還魂，但最忌憚的一面鏡子是馬列主義。因此牛鬼首先宣布與之誓不兩立地說：“不要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它的伙伴蛇神也應聲說：“取消馬列主義！在學堂里不要作為必修課。”

是的，也難怪這些魑魅魍魎們痛恨馬列主義，因為人們掌握了馬列主義，始終會使這些惡魔們變化的人形后面的尾巴無處可藏。

人民在反右派鬥爭中確實得到了生動的教育，要使惡魔們原形畢露，只要高舉照妖鏡——馬列主義。

### 牛鬼蛇神合唱中的一曲

“利令智昏”，的確可以解釋一切瘋狂而失去理智的妖魔們的言行。

右派分子估計形勢“已是劍矛利事件前夕，全國一觸即發”的時候，牛鬼蛇神就唱起反社會主義進行曲。

“你們是黨天下，”牛鬼激憤地說，“一切錯誤根源於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要民主，”蛇神高呼，“官僚主義根源就在於你們專政。”

于是魑魅魍魎众声合唱了：“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无恶不作”“为非作歹赛虎狼”“都是小霸王”“送黑名单的特务”“混蛋”。

它們得意忘形了：“杀！”他心里盘算着：“一个电线杆上能吊杀多少共产党员。”

阳光对毒菌总是无情的，犹如正义对于罪恶和卑鄙一样。现实就使狗群狐众們丑形毕露，豺狼正是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們。

### 口蜜腹劍

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劍，看来比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明一筹。

魔鬼在吃人的时候，并不露出它猙獰面孔，張开血盆大口，而却要画一張美丽的外皮披在身上，否則，人們是不会上当的。

“我們帮助党整风，”牛鬼說，“要消灭‘三害’的社会根源。”

“你們把火点到基层去！”蛇神命令着它的喽罗魑魅魍魎們时，露出了强盗趁火打劫的本色，“这下可大有作为了。”

“共产党非下台不可，”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們狂欢地合唱，“天下舍我其誰哉？彼可取而代之！”

阳与之，啗以甘言，而阴陷之，这是兩面手法的法宝，俱右派分子的口蜜并没有迷住广大群众，他們的腹劍还未吐出就被人們发觉了。

## 原形畢露

右派分子擺出一副學者姿態，要研究“三害”的根源。

牛鬼說：“有黨就有宗派主義，因而就有主觀主義；因而也會產生官僚主義；況且共產黨統治人民啦！”

蛇神也發表意見說：“根源就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於無產階級。”

魑魅魍魎合唱了：“我們要徹底鏟除‘三害’，我們不要‘改良’，要‘革命’，我們要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當然，不久，它們的狂吠，就被人們的正義的聲音所壓倒；而它們也在人們的面前現了原形：

其本心：豺狼，有吃人的本性；痛恨社會主義。

其本形：牛頭之鬼，蛇形之神；後跟一撮魑魅魍魎。

在這場鬥爭中，人們得到了一個深刻的教育，為了總結這一經驗，也來研究一下為什麼在光天化日下有這些妖魔鬼怪到處亂竄呢？答：原因在於沒落階級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其幽靈不散，企圖借尸還魂。

## 打落水狗

魯迅先生是打落水狗的能手，他教導我們，對落水狗也不能發一絲一毫仁慈心，否則，它爬上岸來還要咬人的。

右派分子的陰謀被揭穿後，也如落水狗一樣，裝出一副可憐相，搖尾乞憐。

正直的、愛護社會主義前途的人們，要警惕啊！在敵人面

前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殘酷，东郭先生憐狼救狼的故事，是我們祖先的寶貴經驗和對我們的告誡。

永遠記住：在維護真理的時候一定要當仁不讓。無論如何，不把落水狗脊椎打斷，它還會爬上來咬人的。

## 從傳統說起

北京大學 林乃彙

“傳統”，是個動人的字眼，它給人一種信心，給人以可靠的感覺。“禮記·曲禮”中就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話，找大夫也要找三代祖傳的；可見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就尊重傳統。可是中國人民喜愛的是優秀的傳統，但決不會喜愛惡劣的冒牌的“傳統”。在歷史上，一些奸佞之徒常把歷史上某一光榮事件或光榮人物硬和自己拉上關係，以作為破壞歷史進程的資本。他們的這種做法，也自成一種“傳統”。蔣介石是深通這種“傳統”之道的：194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年，蔣介石在他生日的時候，從重慶復興關上放出一群白鶴，四大家族的報紙紛紛報導，說什麼天空“忽然”出現成群白鶴，咱們國家有祥瑞啦！有一位無恥學者，更給他編造家譜，說蔣氏的祖宗是大禹，好讓人民知道，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的真命天子是大禹的後裔。遺憾的是人民並不喜歡真命天子，煞費苦心找好了“傳統”，只落得一個滾出大陸，俯伏在美國爸爸腳下苟延殘喘。嗚呼，哀哉！

但是，按譚天榮否定之否定律，蔣介石的失敗，今天又走

到了他的反面，那就是北大出現了一批“才子”，奉天承運，他們要擔負組織“百萬大軍”，來執行歷史“質變”的任務。“才子”們真是“才氣橫溢，光芒四射”，靈機一動，就找到了“五四”的傳統，真有資格對蔣介石罵一聲：“不識時務的蠢豬！”

“才子”們都是“認識了歷史必然性的戰士”，這種“必然性”，或者叫做“歷史要復歸”；或者叫做面臨“質變”；或者象章伯鈞所說的：“頃刻天下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反正都一樣。“才子”要登上新的歷史舞台，帶領三種力量——“認識歷史必然性的人們，象樹葉一樣被蹂躪的人們，反社會主義的魔鬼們”，揮舞“白色的劍，紅色的火焰”，向着社會主義，進行“最後一場決戰”。這種“五四傳統”真够人尋味，“英雄”們大概都是胡適“博士”的高足，歷史在他們手下可以“象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子”，任從擺布。然而，幸好歷史事實尚沒被“才子”的火焰燒毀，考據之學，還可為“英雄”們的“光輝業績”效一點勞，現在讓我考證一下吧；從某一方面看，歷史似乎在向十年前“復歸”。十年前，北平有過一次“清共大遊行”，也由三種力量組成：一、學校中的國民黨員、三青团員和青年軍；二、流亡地主；三、特務和換上便服的憲兵、警察。此外，還有強迫來的中小學生和臨時雇用的流氓、乞丐等。他們走到沙灘的時候，在群眾反美蔣的風暴面前，感到草木皆兵，大罵“北大是解放區”，嚷着要“打倒朱毛”“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打倒民主牆”“打倒一切”！相隔十年，時代雖異，但是“英雄”所見略同，今天的“勇士”們也在嚷着“要毛主席下台”，嚷着“蘇聯是教條主義策源地”；按他們的邏輯，要反對教條主義，當然首先要反蘇



啦！他們歇斯底里地叫着：“要燒毀人世一切藩籬！”這和他們的先輩，在革命風暴的紅樓面前大喊“打倒一切”一樣，反映着“英雄”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感到四面楚歌的惱怒。但是當年政權在握，“共黨”的威脅雖大，還可以用美制武器，大加剿殺；今天縮處台灣一隅，苦煞大陸的孤兒孝子，呼天喚地，僅能在台灣和華爾街的廣播中得到一點聲援，只好慘叫一聲：“這是最後一場決戰！”嗚呼，哀哉！

然而，真正的“五四”精神，永遠保留在革命青年的血脈中。“五四”是开辟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個偉大的風暴。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所有繼承“五四”傳統的行動都體現了中國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解放以來，同學們在黨領導下，參加了歷次民主改革運動；抗美援朝、參軍參干運動；和響應黨的號召，向科學進軍，百家爭鳴，積極幫助黨整風，以及當前的反右派鬥爭，都是光榮的革命行動，都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繼承和發揚。“濟共大遊行”的徒子徒孫們，滾你們的吧！

## 釋 “頌”

北京大學 羅宛敏

右派分子罵我們是“歌德派”，是“歌功頌德者”。我們是唱過頌歌的，今後也仍然要唱。為什麼我們不能唱呢？毛詩序云：“詩言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共产党对人民有功劳，給我們帶來了自由幸福。我們对党滿怀着感激热爱，言語不能表达內心的激情，我們就唱。我們唱，六亿人民都在唱。我們有这样多的激情，我們心里的歌是永远也唱不完的。

我們的歌是右派分子不愿听的。无怪乎他們要罵我們了。但右派分子就不唱頌歌了嗎？他們也唱的。刘奇弟不是贊美胡风嗎？章伯鈞不是頌贊胡风、儲安平为历史人物嗎？龙英华不是推崇譚天荣为“天才”“勇士”嗎？而且，他們也恭听着台灣給他們唱的頌歌！我們对于这些是一点也不感到驚訝的！他們唱的也是心里的歌呀！

我們所歌頌的跟他們所歌頌的为什么这样相反呢？因为我們所愛的，正是右派分子所憎的。右派分子罵我們，正說明我們唱对了。在这一点上，我們不打算太多的去責难右派分子，要他們听着我們的歌快活，那倒是难事。但我們是不会被罵倒的。要正告右派分子的是：我們不仅会愛，我們也会恨；我們不仅能唱頌歌，也能够战斗！在一去不复返了的悲慘的时代里，中国人民流尽了泪，唱够了悲歌，誰想要我們再返回到那样的时代，誰就要遭到我們的痛击。我們再不愿流着血泪哀哭，我們要放声地快乐地唱。誰給了我們幸福，我們就歌頌他！誰要破坏我們的幸福，我們就打倒他！

## 先生，你們難道不是在衛 資本主義之道嗎？

北京矿业學院 卫 紅

右派分子在向黨猖狂進攻中，對共產黨員、積極分子和一切敢於仗義執言的人都進行了無恥的瘋狂的人身攻擊，他們用最惡毒的字眼咒罵，如什麼“衛道者”“三衛分子”“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保守分子”“黨衛隊”……等，而特別是“衛道者”成為他們風行一時的帽子，誤入歧途者隨聲附和，來勢甚猛，要不是這些“衛道者”有點硬骨頭撐住，怕早已壓得粉身碎骨了。

革命人民有一條經驗，敵人越是向你嗚嗚狂吠，越證明你這個人對革命有點用處，敵人罵得越凶，此人越發可敬，千夫所指的魯迅恰是萬民愛戴的巨人，舊社會被罵為“叛臣賊子”的李大釗卻是共產主義的播種人，人民在這次鬥爭中還沒有給積極分子作鑑定，而敵人却迫不及待地為我們頒發勳章，對右派先生們的這種“賞賜”，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右派先生們罵我們是“衛道者”，是的，我們是在“衛道”，我們是在堅決地保衛馬列主義之道，保衛社會主義之道。但是先生，你們呢？你們不是也在衛道嗎？你們不是在衛資本主義之道嗎？其實說穿了也就是這麼一回事：人生在世都是在衛道，不過所衛之道不同而已，有人衛資本主義之道，“蔣”<sup>①</sup>道，“汪”<sup>②</sup>道，“胡”<sup>③</sup>道，而我們則是衛馬列主義之道。超道，

超政治，都是早已破了产的騙人玩意，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起为劳动者阶级利益奋斗，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永远承认自己是在保卫馬列主义。只有右派的那些魑魅魍魎，干的卑鄙勾当見不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卫道者。怕把他的私貨翻出来，露了相。

保卫馬列主义是可貴的，可敬的，要不是这些革命志士舍身殉“道”，拯万民于水火，愁今日之中国仍是蔣家之天下，要不是他們朝夕辛苦领导人民忘我地劳动，这荒墟之上哪来楼房和工厂，要不是这些英雄志士們守住陣脚，右派的进攻，不知要猖狂多少倍，不知要有多少人会誤入歧途，更不知道他們会把中国投入怎样的深淵。

人民需要更多的英雄志士来保卫馬列主义，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人民，讓我們都来保卫馬列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吧！

## “自由論壇”的尾巴

北京政法學院 苗彥得

据說“自由論壇”編輯部的立場很公正，以“帮助党整风”

---

① “蔣”系指蔣介石。

② “汪”系指汪精卫。

③ “胡”系指胡适、胡风等。

④ “自由論壇”是北京政法学院內的右派分子赵日月等組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的漂亮姿態出現在公眾的面前，同時為了使它的右派據點不致被暴露，編輯部的先生們以退為攻、煞費心機地提出了“文責自負”和“言之有物”的登稿原則。編輯部的立場露出了狐狸尾巴。

在“鸚鵡先生”一詩里（“自由論壇”第一期），把人民比喻做鸚鵡，惡毒地咒罵我們“腳后跟代替了大腦，眼睛的工作由耳朵代勞，大腦和眼睛跟鬮尾一樣失去了時效”，下面竟悲哀地去乞求上帝：“造物主啊！你應該把這些沒有用的器官——眼睛和大腦——精簡掉。”

為什麼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人民以及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抱著這樣的敵視的態度呢？他們的借口之一是“現在的生活不自由”。是的，當千千萬萬被壓迫的苦難人群被黨從水深火熱中解放了出來，成為國家的主人時，對那些過去專為壓迫人剝削人而自命為統治者的少數人來說，不僅不會感到自由，而且是一件極端喪氣的事情。黨解放了人民，人民擁護黨，熱愛黨，感謝黨，願意永遠跟著黨走，這是理所當然的。把人民對黨的無限愛戴，看做是鸚鵡學舌，討好主人（即黨），只有那些有着“難言之隱”和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人才會這樣喪心病狂。

我不禁要問：登這種匹敵“草木篇”的詩，出發點是否也意味着是在幫助黨整風？這就是高舉着“幫助黨整風”的旗幟，而實質上却在販賣着誣蔑黨、敵視黨和人民的言論。這就是“自由論壇”編輯部的廬山真面。

## “右”公邏輯拾零

北京大學 拙 吾

博雅如“右”公，竟然不通低級邏輯，怪矣哉。明知謬誤，猶講言之，此“右”公一時之不智耶，抑或別具心肝耶？

“右”公邏輯之混亂可笑，已被諸君揭露殆盡，吾不避“拾牙慧”、“效顰”之嫌，姑再“效”“拾”之。

“右”公曰：“共產黨中國沒有自由”，理由是：“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因此沒有自由。”

按：“我沒有頭髮，全中國都是禿子。”且不管這種邏輯多么荒唐好笑，誠然，沒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自由，某些人是禿子，均屬事實；然而亦猶禿子在六億人民中占少數一樣，叫嚷反共自由的究竟有多少？多數人的自由，必須保護；少數野心家的自由，一定剝奪！

“共產黨統治應該打倒”，“右”公們叫嚷着。理由是：“北洋軍閥黨同伐異，共產黨也黨同伐異；共產黨與北洋軍閥同，因之要打倒。”

按：“右”公們大概弄錯了時代，北洋軍閥“黨”何人之“同”，“伐”何人之“異”？而今天共產黨領導六億人民“黨”建設社會主義之“同”，“伐”一小撮丑類之“異”；這樣的“同”，人民要求“黨”下去；這樣的“異”，人民擁護“伐”到底；直到“伐”

掉人类阶级之“异”，“党”到世界共产主义大“同”！这样的“党”与“伐”应该打倒？来，不量力者，试试看！

“你们都是白痴，趋炎附势”，“右”公这样大骂起来，“你们不肯独立思考，只相信共产党的话。”

按：“相信”与“白痴”到底有几许联系？幸好“右”公自己的话中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原来他们的“痴”并不在于缺乏“独立思考”，而在于相信了共产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相信了“右”公，倒不是白痴、趋炎附势乎？



如此“学术探讨”

北京大学 圣焱作

## 右派手段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 菲 菲

### 挂羊头卖狗肉

“識时务”者深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无产阶级專政”的狗肉是卖不出去的，因而总是迎风举着各种挂羊头的旗号，躲在旗門內大放汽枪，进一步造成陣势大乱，讓党沒法收拾，退一步則可混乱視綫，也发泄一下积蓄已久的“怨气”。

然而，除了在海外有几声喝彩和蔣帮人士垂涎三尺外，毕竟狗肉是无法脱銷，却引来一片怒斥声。

于是这一着也显然不識时务了。

### X·Y救火員

“X·Y救火員”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只要发现有可能引起火灾的迹象，就一馬当先，积极前往研究。要是可能性不幸成为事实，那么他們更活跃了，他們大声疾呼，“英勇搶救”，任何人要是光看那种“救火精神”，都会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可是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的，是他們的水枪中噴出来的好象是水而实际上是油。

为什么要用油，用打火机里的汽油来救火呢？他們說是把水和油搞錯了，动机是好的，是要救火。那样的“救火英雄”才是真正的放火犯，什么“动机好”等鬼話是騙不了人的。



## 正义·不义

正义是神圣的，她占据了每个人的心，她爱人们，人们也尊敬她，她支配人们做了许多见义勇为而走险的事，有时也使人们低头忏悔，热泪交流，她不为任何人所占有。

可是请看，有几个人攫住了“不义”当“正义”，蛮横地大叫大嚷：“正义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无耻之尤’，是‘白痴’，是‘歌德派’，是‘但丁派’……”把自己打扮为“真理的保护者”“人民的救世主”，要是你没有看清他们攫着的并非“正义”的话，你是会迷惑的。

## 有感即发

中国人民大学 鐘 舂

### “群众”

封建时代有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有人却想“假群众、老百姓之名以唬人”。他们口口声声是为群众伸正义鸣冤屈，好象毫无私心，但是骨子里却是为自己泄私愤放冷箭。

他们自以为做得很聪明。不料现在的群众可不象过去昏庸无能的天子那样容易凭人摆布。结果这个弥天大谎被群众揭穿了，招致了群众的声讨，有的群众甚至找上门来，要问一问他们是代表了哪一帮“群众”；结果他们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原来在“群众”或“老百姓”的幌子背后只有他们自己，或者

再加上跟他們声气相投的一小撮，但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千千万万”“浩浩蕩蕩”的群众、老百姓。这一着失算了，他們想愚弄群众，其实是愚弄了自己。

## “忠 言”

忠言常常逆耳，但如今却有人企图解釋成：只有逆耳的才是忠言，或逆耳的都是忠言。

因为恶意的誹謗、刻毒的污蔑、阴森的冷嘲也是逆耳的，甚至是不堪入耳的，所以也有人叫它为“忠言”；于是他們就可以在“忠言”的封皮之下把这些东西偷运过去，或者夾在“忠言”当中叫人分辨不清。

他們自以为得計，然而这也把党和群众看得太傻了，固然，自古能进忠言的人往往生性硬直，对缺点看不惯，所以其情也憤，其辞也激，缺少雅量的人往往听不进去。但这种忠言即使帶刺帶辣，也毕竟同誹謗、誣蔑、冷嘲有本質的区别，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对被批評者是爱护的。共产党有丰富的階級斗争經驗，能够辨别得出来，群众也有階級斗争經驗，也能够辨别得出来。遺憾得很，他們的冒牌“忠言”一拿出来便被人識破了。

## 凹透鏡、凸透鏡和哈哈鏡

北京矿业學院 摩 訶

右派先生要考察問題了，于是左手拿着凹透鏡，右手拿起

凸透鏡，胸前挂着一面哈哈鏡，看起來活象一个大法師。翻開了肅反的案卷，舉起了左手的凹透鏡，照例看看成績，啊！成績太小了，簡直快看不見了，真不值一看；於是連忙挽起袖子，抬起了右手的凸透鏡，看看缺點，簡直不得了，缺點和錯誤太大了！右派先生們勁頭來了，為了更說明問題，把胸脯一挺，經過放大的缺點和錯誤在哈哈鏡中簡直顯得象魔鬼一樣可怕。可“敬”的右派先生們煞有介事地驚叫起來：“肅反成績是次要的，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肅反簡直是對憲法的諷刺，對人權的踐踏……”聰明的右派分子們，你還是把這三個法寶收起來吧。

## 坐井觀天

北京石油學院 聽原作 小銳改寫

井邊有棵槐樹。一天，樹上的小鳥和井底的青蛙斗起嘴來。

小鳥歌唱着：“晴朗的天空，遼闊無邊，我到處飛翔，自由自在。”

青蛙正游到水面，聽見小鳥的歌唱，不禁生起氣來：“昏暗的天空，井口般大，我游來游去，四面碰壁。”他們爭執不休。誰是誰非，有古人言：“坐井觀天，非天小也。”

如果將右派先生們的言論與青蛙相比，實為有過之而無不及。青蛙雖說天小，但到底還承認那是天，而右派先生們倒成了不認天的青蛙。

片面夸大，抹杀事实，不認成績，否定一切，不正是右派先生們慣要的伎倆嗎？

## 煙幕彈与“文艺形式”

北京矿业学院 之 岫

这些日子以来，我看到了一些辱罵党和社会主义、歪曲和丑化党的形象的所謂“文艺作品”，如“卡秋莎”<sup>①</sup>的“北京矿业学院党委会党员优待条例”就是一例。真奇怪，“文艺形式”竟如此受寵，我好象要悟出些什么东西来，想来想去，在这些“作品”的作者先生們自白的“启发”下，终于恍然大悟了。

原来，这些“文艺作品”竟是特殊型的烟幕彈，怪不得这些先生們竟如此倍加寵愛呢！

我没有见过烟幕彈，我只知道烟幕彈是在对敌人进行襲击时施放，作掩护用的。而烟幕彈毕竟只是烟幕彈，它本身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这些先生們制造出的“文艺作品”类的烟幕彈，不仅能起掩护作用，而且本身就具有杀伤力。

有的人被击中，还不知道炮彈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竟被炮彈击中了呢！險哉！惡哉！若是孔夫子九泉下得知，恐怕也要大罵这些先生們为阴險小人也！

对于这些烟幕彈，无以名之，姑且呼其名曰：“文艺形式”类的特殊型烟幕彈。

---

<sup>①</sup> “卡秋莎”是北京矿业学院內一个右派小集團的代号。

其实只稍微回忆回忆就会知道，这种类型的烟幕彈，也不是什么新鮮玩意，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許多骨干分子如路翎等，不是經常用小說、詩歌等文艺形式来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嗎？

讓我們把这类烟幕彈拆开来看看，也許，这能幫助我們透过烟幕看清文章的真正面目，这样，也許会使我們不会再受到它的暗伤吧！

以“北京矿业学院党委会党员优待条例”为例，它宣傳了些什么东西呢？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不难看出：“条例”制造者是在散播对党的极端仇視的情緒，尽其誣蔑歪曲之能事，妄想把党弄臭弄垮，妄想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妄想对党和群众中間挖深溝筑高墙。一句话，无非是重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調而已。至于其他同类的“文艺作品”，虽然外表形形色色，各有不同，只要拆开一看，其中无不都包藏着毒物。

当人們用照妖鏡將这些先生們的本来面目照出来以后，他們就叫起委屈来了，他們大喊大叫：“我的动机是好的呀，我在誠懇的帮助党整风啦，”（批曰：此第一道烟幕也。）“运用文艺誇張形式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艺术效果啦；把缺点描写得坏一点可以使共产党更加警惕呀，”（批曰：此第二道烟幕也。）“难道人民內部不能用諷刺的形式嗎？‘馬大哈买猴’等諷刺作品不是受到广大人民喜愛嗎？”（批曰：此第三道烟幕也。）“就算我說的有錯誤，也應該言者无罪呀！”（批曰：此掩护撤退之烟幕也。）难怪这些先生們竟如此垂青于“文艺形式”，原来它竟有掩护进攻和撤退之功呢。

先生們，非常遺憾，現在不管你們用什麼炮彈，都傷不了人，毛主席已經給了我們以強大的武器。至于你們想掩護撤退，那麼，慢來慢來，先請交代，檢討以後再說。關於你們撒下的烟幕，還是趕快收起來吧。請問先生們：誰不允許用藝術形式呢？誰說過人民內部不能用諷刺呢？報章雜誌上不是經常載有諷刺小品類的批評文章嗎？但是請問先生：難道誣蔑黨、謾罵黨能叫作人民內部的諷刺小品嗎？難道把是說成非、把白描成黑也叫做藝術渲染嗎？難道散播仇恨社會主義情緒、企圖在黨和群眾中間樹高牆挖深溝以達到惡化黨群關係的目的，也叫做誠懇地幫助黨整風嗎？也叫做動機是好的嗎？至于先生們“有罪”“無罪”，人民自有公論，但對於先生們的反動宣傳給以有力的回擊，却是人民的共同要求，當然是完完全全應該的。右派先生們，你們還有什麼“委屈”的呢？

文學藝術是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的東西，它並不是什麼超階級的，而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看一件作品，首先要透過它的形式看它的內容實質，它是為什麼階級服務，替什麼階級說話；看它是否對社會主義有利，看它是為增強黨的領導還是否定和削弱黨的領導。

保衛社會主義，保衛黨的領導，讓我們堅定立場，剝去右派所披的各種外衣，把他們那些發了霉的反動言論暴露在陽光下，消消毒，不讓它來暗害我們和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 鍾敬文先生反党的“文学描写法”

北京师范大学 “学习社”

右派分子反党手法多种多样。黄药眠先生学到了胡风的本領，大耍兩面手法，鍾敬文先生除已精于此道外，还善于用形象化的語言詞汇，当作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我們姑名之曰：“文学描写法”。

这一“妙”法当然不是鍾先生創造的，好些右派分子都采用过。穆木天先生用所謂“黑暗王国”当作反党的毒箭。“苦药”的右派分子打着“純文艺”的幌子，販卖了大量“右記宝号”的砒霜。但“文学描写法”对鍾先生來說，却是得天独厚的拿手好戏，穆木天和“苦药”都望塵莫及，甚至那些只用于癩的几个字眼罵共产党“杀人放火”的人，在鍾先生面前都要甘拜下风。

鍾先生在“破浪前进”(五月七日人民日报)中，給文艺、学术界描繪了一幅阴暗的图画：“东边日出西边雨”“大地虽然已經回春，有时还不免来一陣阴寒或小雪。”“有些人在明朗的希望中要夾着一絲阴影。”当时已是五月了，各地党委都在根据大鳴大放精神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开始整风，右派分子利用“鳴”“放”向党展开了攻势。鍾先生的“描写”，不但是对鳴放实际情况的歪曲，而且同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文汇报的资产阶級叫囂(什么“春寒未去、空气沉寂”等)一个調子，为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战鼓的作用。鍾先生还把鳴放

中的某些缺点(实际上有的并不是缺点,鳴放是應該有步驟展开的。)夸大為“好象水里的月亮,看得見撈不着”,而且把“坐在領導交椅上的”同志,描寫得愚蠢無知,頑固不化,并用文筆大加渲染:“有的領導同志忧虑更大,他們想,这样一来,就象決了黃河的堤防,那混濁奔騰的河水即刻會泛濫成災!多年來辛苦得到的革命成果,就要這樣被摧毀了!多可傷心……”象這樣的領導幹部怎么能領導文教,科學事業呢?於是,鍾先生號召文藝、科學家“鼓起道德的勇氣”前進。前進到哪儿去呢?鍾先生沒有一個字提到社會主義。而且,鍾先生在文章中只“描寫”所謂阻礙鳴放的教條主義(實際是借此攻擊黨的領導),沒有一句話批評利用“鳴”“放”販賣資本主義私貨的修正主義。鍾先生站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破浪前進”正是一篇運用“文學描寫法”反黨的“傑作”。

在“為了完成共同的高貴事業”(“文藝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中,鍾先生把作家協會的領導機構描寫得象少數人把持的官僚集團,並號召作家“要學愚公移山”“來共同鏟除那道使人精神分離的高牆”。這比其他右派分子叫囂“牆高溝深”“銅牆鐵壁”來得“有力”。我們從鍾先生一系列發言中(特別是關於“民主辦被”的發言中)可看出,這位“愚公”並不是在“拆牆”,而是企圖把共產黨這座“大山”移掉,把黨員逐出文教、科學園地。但共產黨的領導穩如泰山,“愚公”們是移不動的。

鍾先生運用“文學描寫法”極盡誇張、渲染的能事。在他的筆下,共產黨不但“漆黑一團”,而且“猙獰可怕”。他把共產



党說成远远脱离人民(党与非党有所謂“楚河汉界”),同人民是敌对关系(所謂“冤有头”“債有主”),而且把某些共产党员三大主义的缺点和錯誤,說成“三条老虎橫冲直撞”“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似乎这样的“老虎”非“梟首示众”不可了。鍾先生的发言大有梁山泊好汉武松的气概,但武松为民除害,得到人民的喝采,鍾先生只能得到害民的牛鬼蛇神的拍案叫絕。当然,有的人真心帮助党整风而提了情緒偏激的意見,这同右派分子蓄意否定一切有区别。但鍾先生却不是什么“偏激情緒”之类。如果要說是“偏激”,鍾先生“偏激”得太过分,“偏激”到把共产党当敌人,把自己放到右派的講台上去了。

鍾先生在“文学描写法”中还运用各种比喻丑化共产党。除了上面提到的“橫冲直撞”的“老虎”以外,还把共产党比做“監工”,党的领导“只能起監視作用”,并用不倫不类的比喻說:“我对孩子的教育是一种方式,我妻子教育孩子又是一种方式。但我們沒有拿它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我沒有去叫小孩子去監視我妻子。”鍾先生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丑化为“特务統治”(什么“过去公安工作做得太多了”)。这与葛佩琦把党员污蔑为“便衣警察”,正是和諧的二重唱。为了加强語言的說服力,比喻永远是需要的。牛鬼蛇神这詞儿正确地概括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用巧妙的比喻丑化敌人完全应该,因为敌人本来就丑惡。但鍾先生却丑化共产党,这就不是“思想糊涂”,而是明确的反党立場。鍾先生的糊涂只在于他忘記了人民把共产党看作幸福、理想、光輝的化身,共产党是

丑化不了的。一切企图丑化共产党的人，都会在光天化日下露出自己的丑态。

鍾先生曾透露，采用“文学描写”是由于“职业关系”。这是土行孙的“土遁法”。如果这一理由稍有立足点的话，那末傅副校長也可以用“学数学的”来解释念念不忘同共产党“算旧帳”的謬論了。这当然荒謬无稽。鍾先生正是由于“职业关系”，应该更多地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解他們的愛与恨。人民在自己的口头創作中正表达了仇恨敌人、热爱共产党的强烈感情，他們把共产党比做“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但鍾先生同劳动人民不但隔一条“楚河汉界”，而且相背而立。鍾先生讀人民創作，所学何事？原来用人民所創造的形象化的語言来攻击人民所衷心热愛的共产党。作家、文学工作者应该是共产党的歌手，人民的歌手，而鍾先生却成了“右派之声合唱团”的歌手。唱出了不堪入耳的反党、反人民的調子。无数无名的口头文学作者——人民群众，他們完全有理由憤怒譴責“大名鼎鼎的口头文学專家”——鍾敬文先生。

我們承認鍾敬文先生的“文学描写法”帶有某种“艺术性”（鍾先生一定自我欣賞这一点），但我們沒有忘記毛主席的教导：“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內容越反动的作品而又越帶艺术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該排斥。”（“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因此，哪怕鍾先生痛哭流涕，甚至有夫人陪着流泪，人們拔毒草的手还是不能留情的。右派分子只有收起各式各样的花招，真正向人民投降，才

能跨过“楚河汉界”回到人民这一边。

## 三言兩語

· 北京大学 何企言

### “我是直心人”

这是右派在散会时常发的感慨，“唉，我的心太直了，我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以后我可要学点乖了。”

心直，心曲，如果心是黑的話，那只是强盜与騙子的差別。

### “我历史清白”

听到說“内部矛盾也能向敌我矛盾轉化”，右派先生們大概也頗为心惊肉跳的。他們一再声明“我不是反革命，我和台灣沒有联系。我历史清白，你們可以查我的档案”。

至少，一度成为右派众矢之的的档案袋，現在是不必“清毀”的了，但历史清白是否保證了你不去反革命呢？

### “我是左派！”

有这么一些人，当短命“英雄”們气焰方張之时，追隨左右，不遺余力，唯恐將來“学生运动史”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与詩詞歌曲，多方給“才子佳人”們捧場。反右派之声一起，他們忽然消失了，过了一会却从左边冒出头来，也在高呼“反对右派”嘍。

社会主义的道路宽广得很，要过来沒有不欢迎的，不过得说明白了过来，偷偷摸摸地挤进来是不行的。

### “你們不要引申”

“是时候了”被蓄为“民主运动的第一声号角”，二“詩人”因此在一个早上紅得发了紫。接着毫不“难产”地連产了許多許多“毒虫”。今天，人們少不了要拿出来分析分析，譬如說：你要“燒毀”“鞭笞”“重新調整”的“一切”都是些什么呢？

張元勛急了，他說“你們不要这样引申，这样引申我是吃不消的”。

不过，写的詩既有所指，別人自然要研究所指的是什么。流沙河的草木篇，說的都是花草树木，一个“人”字都沒有，照样也批判，何况你这說的明明是咱“年輕人”。

沈泽宜“聰明”一些，他自己引申說“是时候了”是說“反三害”的时候到了，是該歌頌党的英明偉大的时候了。原来他們并不反对引申，只是希望拥护党的人向“是歌頌党的时候了”引申，反对党的人向“是打倒党的时候了”引申。妙哉！他們的語言的“灵活性”竟到如此地步。

### “你們要全面地看問題”

右派先生們原是最反对全面看問題的，“以点代面”是他們的主要战术。看到一个党员不好，就說党是“僵尸”；看到一个人被斗錯，就喊“肃反都搞錯了”；看到一戶农民吃不飽，就喊“农民都快餓死了！”

如今却不然，他們一再強調“全面”了，“不要否定一切呀，你們該全面地看問題呀，我虽說过坏話，可是我也說过好話的呀！”

这倒不假，一句好話不說的右派确乎是难找的。就是毒性最烈的“毒草”，后面也还要喊兩句“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哩！

“全面”固然重要，“本質”却更重要。

革命的人不需要說反革命的話，反革命的人却需要說上几句革命的話，这就叫做伪装。

## 橄欖篇

北京大学 拙 吾

“本草”曰：橄欖又名謙果，

味酸澀，食后漸漸回甘……

## 白日惡夢

刘邦的“四面楚歌”促成了項羽的自杀，楚政权的崩潰。自詡博学的右派先生們是懂得“楚歌”的功效的；同时，也沒有忘記“四面”这个非同等閑的附加語。他們今天在大勢已去、敗局已定之际，犹圖祭起历史上这一有用法宝；第一、他們仍在极力扩大我們的缺点与錯誤，煽起某些人的不滿；第二、扩大不足，犹造謠污蔑之；第三、借用某些人的不滿与牢騷，大作文章。手段不一，目的实只一个，这就是給共产党造成“四面

楚歌”之势，动摇人們对共产党由衷的敬爱，他們妄想着：“最好你們也去自杀……”

然而，右派先生是否知道，夫四面楚歌者，須以众制寡者也；譚天榮氏的“百万大軍”，章伯鈞公的“數年后的數百万民盟盟員”，何以包圍六亿人民？此夢歟？抑計之失精歟？

历史永远朝着既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今日的“刘邓”們，所以注定要倒霉，是由于他們利令智昏，弄錯了历史的行进方向，且莫怨历史无情吧，擋車的螳臂不被折斷才真正可怪呢。

### 欲夺先予

右派們嚷叫宁肯讓工农干部“厚祿”而勿“高官”，并且发慈悲說，不能忘了他們的汗馬功劳，給他們“一幢洋房，一輛汽車，月薪數百元”，以終彼殘生。

右派先生們确实大方，以致某些人竟被迷惑，并且嘖嘖之声不絕于口，仿佛只有右派們才真正为社会主义而殫精竭慮呢！其实这种“大方”，对于中国人民并不稀罕，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早就表演过了。他在揮动屠刀之先，不也給上海工人透過一块匾嗎？不也答应給工人若干好处嗎？鬼狐变成的“丽人”，吐出的軟語情話，誠然迷人，但要紧的是当心被它“裂肚掏心而去”！

好，你贊叹他們大方？当你搬进了洋房，被他們的圈套套住了，那他們就可以穩穩地盜走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再說，你要是認为真的能在右派們的卵翼下終生“月薪數百元”？这未免太天真了，劝君还是提防些洋房后面的“青紅帮”与屠刀！

## 压得好

一些好心人剛看到右派們的几滴泪水，就全忘了昨天他們的猖狂行徑，暗地里为右派叫苦：不該施加压力，压力太大了云云。

压力太大了嗎？否，一点也不大。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斗争切身体会到，沒有共产党，就搬不掉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也不会有社会主义。而右派們却在叫嚣取消共产党，章罗联盟、譚天荣的“百万大軍”、龙英华的“社会民主党”正是为此目的服务的。

好心的人們，你要哪种压力？要取消我們对右派的所謂“压力”嗎？那好，請你重新爬回三座大山座下！

在中山狼面前是来不得温情主义的，除非你甘心情愿作东郭先生。但我們的时代已不是中山狼横行无阻的战国时代了，对付中山狼，只能如魯迅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教导我們的那样，“再从而打之”，直打到不再咬人为止！

## 熏风小語

北京大学 黃傳揚等

### 青蛙吹破了肚皮以后

关于青蛙怎样吹破了肚皮，这件事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所以这里只談談它吹破了肚皮以后的情况。吹破了肚皮的青

蛙，忍着痛，慢慢地向小池塘爬去，停在一块石头的下面。虽然痛得非常厉害，可是它紧闭嘴唇，一声也没有哼；它认为呻吟是不符合“微笑地倒下去”的精神的。它自言自语地说：“战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何况我爆裂时那‘啪’的一声已经振动了整个世界。”说到这里它满意地“凝了一下眸”“微微一笑”，它准备补好肚皮，重新调配力量，再来一次“啪”！显然这只吹破了肚皮的青蛙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

(黄傅杨)

### “从明天看今天”

右派分子蒋兴仁为了达到他否定今天一切的目的，给自己选了一个理论根据，那就是所谓“从明天看今天”的观点。

于是，“今天的一切在明天看来都是陈旧的、不适用的，所以今天的一切就都是保守的、不合理的，应该加以否定。”

真是荒乎其荒唐，且不暇其论源之谬误，未知蒋君之令尊、令堂健在否？如果从明天看来，我想谁也不能否认二位老人家都是要寿终正寝的，都将是尸体；请问蒋君是否认定他们今天就是两具僵尸，没有健在的必要呢？如果还认为是的话，那么我想，蒋君自己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迟早你也总是要离开人间的。

(何鐘秀)

### 答“公道”先生問

有些“公道”的先生們問：“过去你們不是也进行过爭民主



的斗争嗎？为什么现在他們要爭取民主就不对了呢？”

我要回答：是的先生，过去我們（也包括你在內吧）曾进行过爭民主的斗争，因为那时候我們是被專政的对象，我們要起来革命，要爭取民主。現在，解放了的人民（你和我们大家）当了家，享有充分的民主，今天是誰沒有民主呢，誰是被專政的对象呢？是反动階級，是反动派，是反革命分子！可以看到，右派分子嚷叫現在要爭取的是誰的民主和什么样的民主了。請問：有了他們一小撮人的“民主”，還可能有我們广大人民的民主嗎？“公道”的先生！

（何鐘秀）

### 政治“流感”

流感蔓延，这滋味大概都尝过了。身体弱者吃了亏，某君在病愈后叹道：“这下可要注意身体了。”这倒是真心話。

預防生理上的流感要鍛煉，預防政治上的“流感”何尝不是如此！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以来，我們的同志的确有些人患了严重“流感”：人家揮着大刀，他說好亮；人家要共产党下台，他說勇敢。一旦服了葯物，猛醒过来，虽然悔之不算迟，然也的确危險。还有些人确知右派“病毒”厉害，惜乎“身体欠佳”，虽想反击，心有余而力不足。凡此种种，不也說明“这下要注意鍛煉了”嗎？政治課选修还是必修，却也不是有了答案嗎？

（天然·光亨）

## 花紙包的毒藥

中國人民大學 成 美

在我們學校的整風中，我看到了兩種別有用心的人，一種人是面帶殺氣，手提大刀，口中喊着“殺、殺、殺”地向黨沖來的，這就是葛佩琦和王德周；而另一種人是身穿白衣，面帶笑容，口中說着“你吃吧，吃下去病就好了”，伸手把毒藥向黨送來的，這就是林希翎。

且看林希翎是怎樣玩弄她那伎倆的。她說：“應該鼓勵人們對現實不滿，這種不滿才是否定之否定，才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我們不應當拿現在和國民黨時期比，說現在怎麼好，而要與以後更美好的社會(?)比，要對現實不滿意。那些成天唱一些廉價贊美詩的先生們都是看不到發展的人。”聽來，這一席話是這樣的堂而皇之，炫人耳目。

但是不久，人們的眼睛就亮了，人們看到了那在紅紅綠綠的花紙下包着的毒藥：她不滿的目的原來是“要根本徹底地改造現有的社會制度，”“要把現有的由‘混蛋’‘釣名沽譽者’‘唯唯諾諾沒有思想者’組成的共產黨清洗三分之二，”“要承認逮捕胡風是因為他觸犯了毛主席的尊嚴，是斯大林公式(?)在中國的運用，並且要承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從胡風那裏學來的。”一句話，要把社會主義反掉！如此而已。

這件事再一次告訴我們一個普通的道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而這種射冷箭打黑槍的手段又是為一切別有用心的人

人所擅長的。

整風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一塊有效的試金石，一副強烈的清涼劑，一支有力的防疫針，它教會了我們怎樣去識別各式各樣的人。

## 談“無耻”

北京俄語學院 軍 昇

盧郁文在整風中說了几句公正話，右派寫匿名恐嚇信罵他“無耻”，林希翎也說盧郁文“無耻”。林希翎也稱得起是寫恐嚇信者的同道了。

中國人講氣節，厭棄叛徒，那是跟真理和正義分不開的。堅持真理，頭可斷，志不屈，那才稱得上氣節。堅持錯誤，寧死不向真理低頭，那只是頑固罷了。相反的，發現錯誤，向真理低頭，那才是勇敢的行为。不敢站出來，在暗地里放冷箭，寫匿名信，才是真正無耻。

林希翎作為右派的勁卒，大罵盧郁文“無耻”，我們可以理解，因為她有她的立場。我們這里有位自命“客觀主義”的“千夫指”先生，為林希翎“打抱不平”，隱隱約約在說盧郁文真正“無耻”。

把堅持真理的說成“無耻”，顛倒黑白，才是真正的無耻手法。

## 薔 薇

北京師範大學 “人民之聲”

### 序

我開紅花，象征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我帶刺，刺向一切不利于黨和社會主義的言行。

### 指鹿為馬

朱啟賢先生在教育系小組會上發言說：“指鹿為馬的事二千年以前有，今天仍有。”把這話看作朱先生的自供，倒還合適。

請看！人皆曰新社會光明，而朱先生則曰“黑暗”。人皆曰黨的領導英明正確，而朱先生則曰“頑固、無知”。人皆曰肅反是正義的，而朱先生則曰“罪惡”。由此可見，今天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者，正是朱啟賢先生也。

當年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欺君而已。今日朱啟賢則企圖欺騙廣大人民，其狂妄野心可謂大矣。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今日“指鹿為馬”的朱啟賢，其原形也不過是一個“害群之馬”的右派分子而已。

###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朱啟賢先生六月一日在“群眾論壇”上自稱“讀聖賢書，所

学何事”。看起来真了不起，似乎远胜当年的文天祥。

然而文天祥是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朱先生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而已。

朱先生自称“讀圣贤書”，看来也真是讀了一些杜威、胡适之流的書，因此他多次发言都贊揚杜威、胡适的一套，至于朱先生“所学何事？”现在看来也很清楚，那就是專門罵“党的領導頑固无知”，罵群众信任党是“百犬吠声”。罵新中国“黑暗”。

原来，朱先生是“讀杜威、胡适之書”“学反党反社会主义之事”。如此而已。

### “臭”“垮”“服”

朱启賢認為在肃反运动中要使他“臭”“垮”“服”。据有关人士称当时并非如此。看来朱先生又是在“大胆假設”了。当时情况究竟如何，暫且不說，不过朱启賢的說法倒很切合他今天的实际。

“臭”，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臭不可聞的。这样看来，朱先生自己原来就是臭的。这是客观存在，硬說自己不臭也是无济于事的。

“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本身注定要垮，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也一定要把它击垮。这是完全正确的。

“服”，就是向馬克思主义投降，就是向真理低头。当然，服不服在于朱启賢自己。不过我們愿意警告他，服是唯一的出路，不服是自絕于人民。

## 笑面狼話本

北京航空學院 李 吟

詩曰：當年花花一公子，而今化作笑面狼；  
廁所里頭顯身手，翻雲復雨太荒唐。

俗語有云：“亂世出英雄”。當今盛世，在右派視之，則“亂世”也；於是“亂世英雄”應運而生——有的張牙舞爪，而目獠獍，有的心懷叵測，口蜜腹劍，形形色色，應有盡有，集天下醜態丑惡之大成。妄想扭轉時代巨輪，弄得丑態畢露。——如今本人就要在此為一右派“英雄”著書立說，也可使世人經久不忘也。閑話少說，言歸正傳。

話說北京航空學院有一學生，姓馬名云鳳，字德成，祖籍北京人氏。家世頗有來歷：其父解放前為北京中南銀行經理，專一搜括民脂民膏，廣有資財。故馬某自幼養尊處優，飽嘗那榮華富貴滋味，過的是公子哥兒生活，好不快樂也。不料紅旗一展，人民坐了江山，從此那豪華的公子哥兒生活一去不復返矣！馬云鳳其時年紀雖小，却知仇恨，悲痛之餘，妄想復辟，但又無能為力，只好坐待時機，專等那變天的好日子來到。又仔細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為人總得望風使舵、隨機應變才是；於是偽裝積極，假作進步。下了一番“苦功”之後，竟混進共產黨內，一帆風順，考入航院，還騙得個黨支部副書記之職。

1956年，國際上帝國主義興風作浪，製造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馬云鳳滿望反革命復辟成功，正好起來響應。哪

知苏軍由于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捍卫世界和平之責，义不容辞，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偉大精神，应邀出兵。反革命的好夢难圓，馬云凤苦楚万分，看到当时有人对这事件認識不清，認为有机可乘，立即着手行动。好个“英雄”，只見他鬼鬼祟祟，首創了“英雄”大业——在厕所中写下了兩条反动标語：“苏軍滚出匈牙利！”被人发觉，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心一橫，次日竟在馬路上、教室内大書特書起来，并在講坛上造謠生事，大放厥詞，对党的教育頑抗到底，坚决不肯悔改。可惜“英雄”作为非但无人喝采，反落得开除党籍的下場。看官，馬云凤之馬脚到此已毕露无遺矣！有詩一首为証：

云凤大馬猴，  
右派一小丑；  
斤斗翻不好，  
當場碰破头。

馬云凤自碰过了这釘子之后，心犹未死，其反党情緒，益发深了，于是表面上偃旗息鼓，似乎对一切不聞不問，却在暗中用种种手段，培植了二名喽罗。

却說整风运动开始，馬云凤一心以为螭螭至矣，乐得个心花怒放，得意忘形。——看官，你道为何？原来他認为向党进攻之时机已到，私下思忖：此乃天赐良机，不可坐失，必須大干一番，以泄心中之恨。于是杀机頓起，摩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卷土重来，好不猖狂。一时间到处放火煽动，拉認勾搭，无所不为，种种劣迹，一音难尽。听著書的慢慢道来。

整風之初，大鳴大放。馬云鳳趁機作亂，乘大字報魚龍混雜，從斜刺里射出了兩支毒箭——拋出兩篇謬論，一曰“組織手段過時了”，一曰“幾條拙見”。向黨進行惡毒攻擊，鬼哭狼嚎一般，大叫取消黨委制，口口聲聲“現行選舉制度不好”，凭空捏造共產黨是“以黨代政”，一再重復儲安平“黨天下”之謬論。并恬不知恥，捧出其自制之“代用品”——“有黨代表參加之多數表決制”。恨不得馬上叫共產黨下台，却粉飾自己是“人民立場”。其實質之反動，態度之狂妄，作為之陰險，手段之毒辣，真是無以復加矣！正是：“遠看是害群之馬；近看乃笑面之狼。”

有詞為証，調寄“西江月”：

自夸立場站穩  
其實深懷異心  
“組織手段過時了”  
分明牛鬼之聲

儲說是“黨天下”  
馬講“以黨代政”  
口異何故調同聲  
原來一版相承

與此同時，馬云鳳私下里又大肆活動。篡奪整風領導小組不成，便改變戰術，專走“下層”，走訪“燕園”數次，與那右派分子劉奇弟勾搭。原來都是一丘之貉；自然“同心同德”，一鼻



孔出气。馬除替刘大吹大擂之外，还积极为其开辟市場，帶回煽动性問題數則，如“整风运动是否党之恩賜？”“整风运动和匈牙利人民鮮血有关否？”等等，极尽威胁挑撥之能事。又征集签名，妄图点起一把大火。凡此种种，无一事不野心勃勃，无一語不杀气騰騰，非要推翻共产党之領導不可。看官，此即右派狠毒心腸也。正是：“有他沒我，有我沒他！”

反右派斗争既起，馬云凤即处于“人人喊打”声中。人称笑面狼，果然名不虛傳，且看他耍些什么兩面三刀之手法。首先大放烟幕，声言“和右派思想划清界限”，先发制人。繼而老底被揭穿，无法躲避右派分子称号时，又来了个“服大不服小”——大批駁会上承認一些，小批駁会上却反咬一口。潑皮无賴之至矣！这笑面狼也如另一右派分子周大党一般，善用烏龟战术，拟好檢討公式，每次照本宣讀，关键問題避而不談，与其他右派关系拒不交代，态度强硬，以为可以滑过关去。哪想到众人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誓言，哪想到众人有排山倒海之力量。区区小丑耍尽花招，不仅白費心机，而且愈搞愈臭。时經半月，交兵十余次，笑面狼之“理論”全部垮台矣！某同学有詩一首，形容馬云凤辯論会上之丑态。詩云：

馬云凤，真滑稽  
論点破产无所依  
理屈詞穷没处躲  
抽烟沉默把头低

却說馬云凤之馬戏团里有着兩名小丑，一个叫王一曲，唯

馬云凤之言是听，为感馬平日之小恩小惠，也有兩篇謬論——“五綫譜曲調”及“以党代政可以結束了”，为馬搖旗呐喊，图賞爭功。另一个叫王二曲，除大捧馬云凤外，还与章伯鈞异曲同工，发展章氏政治設計院謬論，具体提出“內务”“外交”“党派”等設計院方案，狂妄叫嚣“只許共产党有六百万党员”等等，不一而足。彼等在广大同学强有力之反击下，也莫不丑态百出。不必細述。

有詞为証，調寄“西江月”：

右記大馬戏团  
以为就要变天  
个个献丑爭表演  
不料結局慘然

念上“一曲”晚詞  
唱起“二曲”葬歌  
魂悠悠兮从此去  
去找西方弥陀

# 孫著右經發微

中央戲劇學院 蜀人尙平

## 序

孫家瑒教授，自稱研究沙翁專家，當今無出其右。嘗自比苔絲特夢娜，傲然漠視同儕，叱為不學無術。然曲高和寡，八斗之才鮮見稱賞。適逢整風良機，孫氏不甘雌伏，發奮圖起，擬以其多年心血偉構“右經”問世，以期奠定一世大業，扭轉當代左風。經分上下兩篇，上篇論攻，下篇闡守，敗篇附焉。

惜全書未成，僅見上篇，而章節錯亂不全，但端緒已見。某得讀初稿，快于先睹。撰此發微，恐右賢睹公昧于時勢，大謀早敗，“右經”隨之絕响，豈非千古恨事？

## 右經上篇

### 明右章第一

行雖右，言常左。言左為行右之皮，貌左以掩右之實。此二者，同出而異形，是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

〔釋〕 孫教授以左之面貌與右之實質，扮兩面之妙相，搖生花之妙筆，播不羈之妙舌，皆本此也。

## 窺時章第二

右賢曰：“窺時而出，伺機而動。時機者，雖玄猶實，善伺乃得。坐以失時，睨以漏機，愚莫甚焉？”

〔釋〕 欲扭當世之左風，成一代之大業，孫教授蓄此意久矣，整風伊始，乃謂有得，故曰“以前……還是為了爭取黨內同志們重視我主人翁的地位而鬥爭，現在……必須是為了保衛我個人和羣眾的理想而戰鬥”；時機至矣，豈可坐失。

.....

## 攻心章第六

右徒問曰：“古謂攻人者，攻心為上，于今若何？”右賢曰：“善哉問！今人之所謂‘心’，黨與社會主義也。是故攻心，其惟攻黨與社會主義乎？”右徒曰：“諾。”

〔釋〕 孫教授有鑒于此，乃指黨向眾疾呼：“我的理想所寄托的这些黨員們并不是純潔的！”“黨員們在動搖我們的理想。”指社會主義而言曰：“三百年前的黑暗世界是这个樣子，難道我們要重復忍受痛苦？”“一切將陷于混沌，難道我碰見了比奧賽羅更悲劇的悲劇！”

## 問計章第七

孫問計于右賢。右賢曰：“矛盾之說有所聞乎？”曰：“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敬受教矣。”

孫再問。右賢曰：“趙高故實，有所聞乎？”孫喜諾而退。

〔釋〕 孫教授受教而返，向党進攻曰：“感謝你們過去醫治了我身上種種資產階級缺陷，我們今天還要希望你們醫治腐朽霉爛着你們的資產階級惡劣作風。”此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又曰：“中央戲劇學院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那是我們許許多多問題的根源，如評薪、評級、入黨、肅反……等等。”此即效趙高故實，指鹿為馬是也。

.....

## 明攻章第十二

右賢罹疾，孫趨前問病曰：“大業方興，功成在即，吾師忽病，誰為導！”右賢慰之曰：“小恙無慮。”又曰：“有敵如我，久病力衰，將何處？”孫對曰：“鳴鼓急攻，不待還手，可乎？”右賢閉目笑曰：“子歸思之。”

〔釋〕 孫教授向党進攻，日益猖獗，矛頭刀鋒，明見言表，狂呼曰：“到處是茅草、牛蒡草、蜥蜴、毒蟲，掛羊頭賣狗肉，不學無術充權威，虛偽代替真誠，才能當做乞丐，貞潔被強姦，邪惡侮辱正義，思想控制學術，惡俘虜了等。”“宗派主義在戲劇學院不僅妨礙教學，而且到了妨害人權、憲法的地步。”并指黨向眾号召曰：“我們要向你們敲起警鐘，”“警告你們不要做樣子給我們看，我們不能忍受。”“要羣起而誅之。”此乃是她歸思明攻之師訓，以為黨將衰亡，期大功必成之決心也。

## 藏奸章第十一

右賢与生徒共坐論道。右賢問曰：“奧賽羅一劇中之埃古，其尤可取者何也？”有答曰：“奸險也。”又問曰：“何以藏奸？”众默然良久。孙起而对曰：“明以表忠，暗施同情，謠自我生，却出他人。”右賢贊曰：“善哉家琇，得吾道八九矣！”

〔釋〕 孙教授曰：“过去我追求各式各样理想，最后把理想寄托在共产党真理上，这是愿意牺牲一切来维护的理想。”“感谢馬列主义教会我辩证地看问题……党的真理叫我们为保卫党而奋斗。”“亲爱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我们热爱你们。”表白对党之忠贞不二，如此娓娓动听，岂非深得埃古之清乳者耶？

## 惑众章第十

右賢問众曰：“惑众有术乎？”众紛然答曰：“造謠、中伤、夸張、歪曲、顛倒、暗箭……。”又問曰：“孰为主！”孙思之再三，囁嚅答曰：“岂非矯情乱性，作伪如真乎？”右賢頷首曰：“庶几得之。”孙忽起而答曰：“謹言，慎行，化于众，以众惑众。”右賢大撫掌而喜曰：“得之矣，得之矣。”

〔釋〕 聞此道后孙教授即常作悲天憫人之狀，涕泣沾襟。直叹宗派主义伤及人道；連呼“以前运动中羣众是帶着精神上的枷鎖”。

## 发昏章第十三

右賢病篤，徒众侍疾。右賢作嚶語曰：“右道当兴，左道將

亡，必矣。适吾神游海外諸国……中外相应，……此其时矣，天助之，天助之……蔣公……原子、導彈、三次大戰……嗚呼……”言未畢而暈厥。众惑不解。孫退而审之，若悟。

〔釋〕 孫教授悟得乃師真意，即“幻滅了的和還希望着的。”

右經上篇終

## 補“本草綱目”

北京矿业学院 除 革

明李時珍精醫葯，曾集葯草千余种，著“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年久該書失佚，時珍虽又集成，但尚有流失者。

丁酉年五月，余于京郊发现“本草綱目”所失之某頁：

“卡秋莎，生于阴暗之地，吐四瓣，正面鮮艳，似豹皮，金光閃閃，反面黢黑，滑粘。夜散荷香，晝发惡臭。味甘而帶酸。性极毒，忌內服。服少量即麻木，不省人事；稍多，則傷命。取該毒草搗碎煎爛，經加工能解右毒；燒灰沃田，肥力大。”

特此補上，供世人參閱并以警惕。

（“卡秋莎”見82頁注）

## 美猴王自愧不如

北京医学院 伏 名

西游記載，孫行者能七十二變，忽而變這，忽而變那。今看到右派分子的千變萬化，才知身边就存在着這種善變的人，

讀者不信，有詩為証：

前天是惡狼， 昨日變綿羊；  
今日變烏龜， “硬蓋”來頑抗。

且說右派分子呂志斌，在整風之初，肆無忌憚，象狼一樣，在自由論壇上大叫：“黨要消滅宗教。”在小組會上大叫：“農民餓着拉犁，一倒一大片。”當初似乎迷惑了一部分人，但後來反右派鬥爭越來越猛，呂看站不住腳，遂披上了羊皮，壓低聲音說：“我是誠心誠意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我感謝共產黨！”最後，當同學們都來指出他的陰謀，揭下他的羊皮時，他便成了烏龜，把頭縮在硬殼中，強硬頑抗，堅決不檢討，拖時間。今後呂君還有何花招，不能預測。

其他右派分子，也各有變身法術，若孫行者駕臨我院，定當吃驚：“俺老孫游遍天上地下，沒有能和俺抗衡者，今觀北京醫學院右派分子之法術，本猴王實在自愧不如也！”

## 新 駱 駝

北京師範大學 賈 峻

從前，有一頭駱在磨房裡替主人干活。凶惡的主人給它眼上戴了兩隻破草帽頂蒙了黑布做成的蒙眼殼，于是在黑暗中，它就走哇走哇，不停地走。牆上，主人掛了只西洋大鐘。駱子也象時針圍着磨盤心轉個不停，它的唯心習慣就此養成了。

一天，先知老人領着村里的人們打倒了磨房主人。駱子才得跑向了廣闊自由的大草原。大草原，陽光燦爛，百花齊



开，水草茂盛。健壯的馬群自由地生活着。它們欢迎駱子參加賽跑，大家按先知老人的指点，要跑到前面一片更美丽的草原上去。于是都出发了。

可是駱子自傲地想：“我过去围着磨心干活，沒先知老人也走了几十年呢，在原地方轉多好呀，我反对你們的做法。”駱子仍然不愿摘下它的蒙眼壳，它就嚷：“这里黑暗呀！沒有一絲光明。”它耳边还响着那只西洋大鐘，它还走着磨房主的时间，順着时針的方向，向右轉呀轉呀，轉个不停，以为自己走了十万八千里呢。

后来，先知老人告訴駱子，不要兜圈子了，应向前奔去。駱子不滿意地发出难听的叫声，乱尥蹶子；照旧向右轉，向右轉，轉得得了偏头风，气力使尽倒在地下，变成了“历史人物”，应了那句老話：黔驢技穷。

我忽然想到，右派分子是繼續向右轉呢？还是向前奔去？不妨以这个寓言为鉴。

## 关于“上当”

北京大学 王洪文

沒落階級在垂死絕望之余，总免不了反扑掙扎。右派分子在群情憤激的声討下，理屈詞穷，就說什么“整风是誘敌深入，聚而歼之”，說什么“我們上当了”。

你們一定說是“上当”，当然沒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你們是上了和历史开玩笑的“当”了。你們自以为振臂一呼就可以

組成反社会主义的“百万大軍”。你們在“助党整风”的借口下把新社会描繪得“漆黑一团”，夢想共产党“下台”后，人們非請你們挽救“危局”不可。这样的痴心妄想，把历史当儿戏，真可說是“上当”了！

历史上，上这种“当”的人多得很，如果你们还不太健忘，总該記得，希特勒就曾叫囂过苏維埃政权是幢紙房子，风一吹就会倒塌的。蔣介石不也屡次宣称“三个月內消灭共产党”嗎？結果怎样呢？希特勒永远被历史埋葬了，蔣介石至今还龜縮在台湾的孤島上，向隅而泣。温习一下这般“上当者”的下場，我想对右派分子不是沒有好处的。

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右派分子觉得自己真正的上了“当”，就应改邪归正，这样，社会主义的大門对你们仍是敞开的。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和历史开玩笑到底，那么就要上更大的“当”，吃更大的亏了。

提到“誘敌深入，聚而歼之”，以敌人自居，总算有些“自知之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不是你们已蓄意很久的嗎？你们不是計劃先占領思想陣地，再进行政治变革嗎？你们自己首先向全体人民发出进攻，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你们竟想一下燒掉亿万人民热爱的共产党，想毁灭人民世代所夢想的社会主义！請問对这样明目張胆的罪惡活动，今天遭到人民“聚歼”，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你们到处串联，开秘密會議，你们从人民大学“聚”到北京大学，从林希翎的房間“聚”到譚惕吾、黃紹竑的家里，并且仆仆風塵，从北京“聚”到天津。这一小撮右派分子自己在“聚”，真可算“物以类聚”了。可見

你們是“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不过你們的这种“誘敌深入，聚而歼之”之說却提醒了我們。說明你們早就不和人民一条心，才坦白地把自己叫做“敌”。既是敌，就不必抱怨人民对你們不客气了。“聚而歼之”却也反映你們“四面楚歌”的尷尬处境。要想摆脱“聚歼”的窘境，还是赶快跳出泥坑，接受改造，回到人民的行列来吧！这才是你們的真正出路。

悬崖勒馬，未为晚也，愿右派“英雄”三思而行！

## “更”也难“正”

中国人民大学 一 員

近来“更正”之声，頗使人有“风起云涌”之感，有的甚至着重提出“要求”更正！好象唯恐不能更正，可見說者或作者迫切的心情！似乎“要求更正”之余还夾杂着埋怨之声。这些“更正”都是必要的嗎？这些要求更正的都是纪录、記者、編輯、出版者記錯了或者是別人的耳朵听錯了的嗎？看来事实是远非如此！請看葛佩琦的更正，他說他講的“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搞糟了”不是其本意，是他“含蓄”的結果。他的本意是什么呢？他說：“統購統銷和肅反成績还是基本的。”試問你这个大学的講師什么叫“含蓄”，你是不是强迫人們“指鹿为馬”！再看看林希翎在辯論会上的更正，她說她講的“把黨員分为三类，絕大部分是混蛋，再一部分是思想僵化不起作用，再一部分是老爷，”意思是說“絕大部分黨員还是好的布尔什維克”！

我想，这种“更正”如果不是林希翎发高烧，那当然是奇天下之大怪！更甚的，是一五三期周报上齐俊成投登的将近半版的“来函更正”。他说“我不能对所有不合适的地方都提出更正，只能提出几点来”，这“几点”是多少？是十三条！我的天呐！你何不說“周报”上登的你的发言都是錯的呢？而你的发言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呢？

錯的就是錯的，反动的就是反动的，玩笔杆弄口舌的先生們大概忘掉这是人民的时代，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在明辨是非的今天，指鹿为馬是不行的。

怀着阴暗灵魂的东西，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躲躲閃閃，越是这样躲閃，人們就越是看得清楚；越描則越黑！这种人我看連怀着猙獰灵魂的朱买臣之妻都不如，因为朱买臣之妻毕竟还認識到潑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 播鼓而攻，追击到底

北京大学 楊錫球

“鳴鼓进军”和“鳴金收軍”乃古代中国兵家的常例。但宋代大將狄青却曾以“鳴金进军”之法战胜过党項，这是由于党項在狄青鳴金时，以为他下令退兵了，于是就松弛下来；狄青趁机还击，故获全胜。“鳴金进军”虽違背兵家常例，但本来“兵不厌詐”，只要能取胜，用一用又有何妨！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右派分子在进行政治斗争时，也应用了这种方法，并向前发展了一步，来达到他們的猙獰的目的。

当全校同学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全力，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时，这些右派分子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口号下，用了各种办法来应付躲闪，蒙混过关，企图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图日后“东山再起”。杨路的“最后的宣言”，张景中的“急流涌退”，陈奉孝等人关于“百花学社”的声明等等，都是玩的这一套把戏。

张景中在他的“急流涌退”中说：“一个月，使我更好地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想到的要骯髒得多，我必须保持我的灵魂不受玷污。”我们认为政治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只有那些为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的政治活动才是骯髒的。这里我们看到，所谓“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民主战士”们的目的，在张景中等的三不留神之间漏了出来！但“政治是骯髒的”这说法，并不是张景中的发现，不过是章伯钧之流的“政治是卑鄙的”的翻版而已。“英雄”所见路同，故不足为怪。为了“使灵魂不受玷污”，似乎他们不想过问骯髒的政治了。但为张景中所同意的杨路的“最后的宣言”中有一句话——“民主力量应当退却”——却作了张景中“灵魂不受玷污”的最好的注脚。

谭天荣等人是以精通辩证法自居的，但“谭记辩证法”已彻底破产了。他的“否定之定否”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否定的阶段。在这一次“涌退”当中，这些右派分子倒真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一点辩证法。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窪则盈，敝则新。”他们是领会到这一点的。“急流勇退”退往何处？黄友钊退入“书斋斗争”，也就是理论斗争。当整风一开始时，他们就是从讨论“真理”起家的，进一步就参与了“骯髒”的政治斗

爭，可知理論最終总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書齋斗爭”目的何在？这样也就不辯自明了。但实际还不止此，他們在暗地仍有組織地活動着。退却不过是烟幕而已，这就是“鳴金進軍”的方法具体应用了。手段倒还“高明”，但右派分子的馬脚是早已露了出来的。

以退为进是一种方法，耍賴皮又是一种方法。訂攻守同盟，挤牙膏式的交代，百問而不予以一答等，都是想挨过七月十五日。这样，似乎最后胜利必屬於“我”的了。还有一着，就是認為共产党既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那么，我們的“理論探討”，大概也屬於“思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了，不能把我們設想得“太坏”！手段尽管高明，但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聰明的笨人，愚蠢的才子，用你們慣于“独立思考”的腦袋好好地想一想吧。

够了，裝死也好，无賴也好，小丑也好，我們都已看够了，看清了；鳴金也好，擂鼓也好，我們是会追击到底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低头弩箭

北京大学 任嘉禾

旧小說中的綠林豪杰，常用“低头弩箭”来出奇制胜。那是一种藏在上身衣服里的有特別裝置的短箭。只要他向誰一弯腰，那箭便对着誰发射出去。

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常常是打了几个回合之后，看看支持

不住了，就跳出圈外，大叫一声“且慢”，对他的对手说道：“在下訪师不到，学艺不精，甘拜下风。”說着，双手一抱，头一低。对方只道他真的在鞠躬，認輸了，也就含笑对之，不料就在这吋，自己的咽喉已中了他的“低头弩箭”了。

这种手法，妙在一刹那间，双管齐下，弯腰即射箭之时。

楊路发表了他的“最后的宣言”，既曰最后，当是有一些退却的意思了。但就在这最后的宣言中，却說我們的反右派斗争是对“民主战士”的打击。裝瘋卖傻，哭哭啼啼，那副千瘡无泪的样子，使人作嘔三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們这位“民主战士”真的受了“委屈”呢！

右派分子張景中宣称要“急流涌退”了（按：大約是退却时慌亂，把“勇”字写錯了），但同时却发表了一种“意見”，說是政治太“骯髒”了，所以要保卫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的“灵魂不受玷污”云云。

这种在摆出退却的姿態的同时，还要反戈一击的作法，不禁使我联想起那些綠林豪杰的“低头弩箭”了。

当然也还有一点不同，綠林豪杰的低头弩箭是有形的；而“民主战士”們的低头弩箭是无形的。綠林豪杰們要射的是一个对手的咽喉，“民主战士”們要射的是无数青年人的眼睛！

## 打 狗

北京大学 康式昭

反革命分子郑瑞超偷偷摸摸地貼了以“香港 中国民主工

党北京支部”署名的反动“消息”，说什么他们要在北京发展组织，当群众愤怒谴责这个反革命组织趁火打劫、借尸还魂的时候，郑瑞超又偷偷摸摸地贴出“申明”了：“我不过想……想试验一下你们的警惕性，叫你们不要上反革命的当……”言下之意：我的动机是好的，这是为你们好呀！

党的叛徒龙英华到印刷所点火，搞阴谋活动，被工人同志揭露了，尾巴既已暴露，也就哭丧着脸说：“我下工厂是为了使党知道有人会去煽动呀，……而且，我……我是早就准备接受党的处分的……”依然是救苦救难观世音的面孔！

流氓李燕生闯入女浴室，被人抓住送到了校卫队，惊魂乍定，竟也不谋而合地说：“我想洗澡，二十八斋、十七斋浴室没水，才到了女……我的动机是好的呀，只是效果……”

“诗人”张元勋一边向党投来狠毒的利剑，一边也会叫道：“刺伤了母亲我不是有意呀，我的动机……”

尽管看起来这只是些孤零零的丑剧，然而，从这一幅幅的漫画中，我们却看到了，从反革命分子到党的叛徒，从整风“积极分子”到流氓无赖，当人们揪住了他们的尾巴时，就都会发出同样的哀鸣：“我的动机基本上是好的呀……呀，呀……”

装出了一副仅仅是好心肠的误入歧途的“小羊羔”的可憐样子，并捎带两滴廉价的眼泪：“天可见憐，我是多么的无辜



啊……啊，啊……”

然而，遺憾的是，自从东郭先生当年差点被狼反咬一口以后，人們似乎聪明了，学会了対狼要无情，而不管它是如何地垂着乞憐的泪和絕望地叫囂着人类如何沒有人道精神；所以，尽管郑瑞超叫嚷着：“我的动机……”同學們还是照样把他送进了公安局，龙君尽管打着“自我牺牲”的招牌也免不了象垃圾一样清扫出党外，流氓无賴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的，狗就是狗，虽然落水，也同样應該打的，何况他們还常常是用兩滴虛伪的泪沾湿皮毛，做出一副可憐的落水样子；而他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想待机而起、反噬一口呢！

故曰：打得好！

## 奇 病 記

北京医学院 宋 花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获一奇特病例。患者何人？本篇主人公傅金谷也。

話說上周末，組織本着爱护精神，責成傅金谷深挖右派思想根源，以求根治，并防后患。周末五点放假时，他突然推說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一定要回家。下一天中午，他冒着炎炎酷日回家，一出校門，头不昏眼不花了，兴冲冲去看“布谷鳥又叫了”。以詩为証：

金蟬脫壳是妙計，头昏眼花誰知曉，  
进得城来精神爽，今晚且看布谷鳥。

傅金谷借其女友过完一个美丽多采的星期日之后，第二天中午才回校，一进校門，步子又沉重起来了。他在班上繼續檢查时，張口結舌，支支吾吾，忽然“哇！哇！”叫了几声，双手抱头，縮成一团，全身筋脉般发抖，不能說話了。可是体溫脈搏一切正常，这是什么病呢？以詩为証：

狂游之后，余兴未尽，  
檢討会上，妙計再生，  
今我有病，得混且混。

下午，傅金谷舒服地睡了一觉，起来就打电话：“姑媽，我病倒了，……”“姑媽，你快来接我回去。……”

五十岁的老媽媽，夜里九点多鐘鬧請假，不說大家也知道，她就是傅金谷的亲姑媽。

老姑媽舌战大学生之后，月亮已爬上了树梢，时鐘已敲过了十下，傅金谷终于在姑媽的率領下，以“胜利”的姿态打道回府。怎見，以順口溜为証：

独角演戏真孤独，攤出王牌老姑媽，  
老将出馬一頂仨，架着侄儿轉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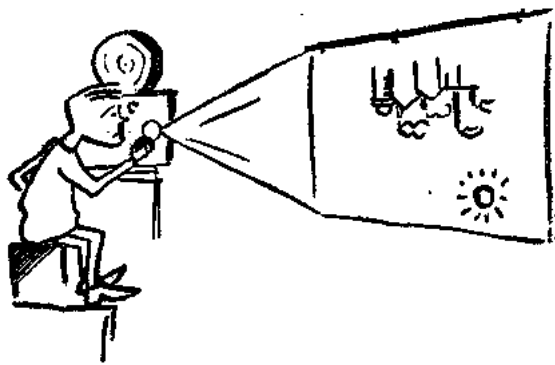
## 急 診

北京医学院 风有安

在我們班內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右派分子孝衍美檢討儿

分鐘以後，突然眼睛一閉，四肢似乎麻木，高喊：“救命呵，別害我了！”於是開始“虛脫”表演。

神經科、內科、外科、口腔外科、校醫室的大夫們會診開始了，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中，這種病是沒見過的。為慎重起見，作了常規檢查，結論：無異常發現。怪哉！原來此乃“右派分子花招病”，是最后由同學們診斷出來的。大家開了藥方：“揭發并給與壓力”。果然，現已恢復健康。今公布此例，以作其他右派分子發病時之參考。



右派的伎倆

北京大學 高翔作

# 几片良药

北京农业大学 宋韶宏

有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感冒”，发了“高烧”，梦囈喃喃，狂言乱语，神经失常。我在这里送给他们几片良药，并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 一 立场

癩痢头最怕人家揭开他的帽子，其实只有摘去了帽子，敷上药，癩痢头的毛病才会治好。

一些人最怕谈立场，万不得已时，就说我是站在“客观——第三者——审判官——公正”的立场上，其实，审判官也是有一定阶级的立场的，要不然他凭什么来判案呢？

看清楚自己站错了立场之后，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将屁股从资产阶级那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样百病自然消除，那么，何必怕谈立场呢？

## 二 面子

理屈词穷，本当认错，以求改进。可是，一些人偏不这样做，他们以为认错就是输了，输了是多丢人，面子、架子、威信……全完了，所以他就处处钻空子，从人家语句上找毛病。

何必呢？向真理低头有什么可羞耻的呢？

## “悲劇”与“喜劇”

中国人民大学 金 刀

反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胜利，人心大快，莫不认为是大喜剧；然而，工业经济系二年级机二班肖哲贤却说：“这是青年人的悲剧。”

对于肖哲贤来说，“悲剧”确实不少。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没有设计成，葛佩琦“杀掉共产党”的妄想不能实现，林希翎的“革命”未能成功，……而且，这些阴谋诡计都被大家“铁面无情”地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确是够“悲剧”的了。

有人问：肖哲贤为什么把反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胜利说成是“青年人的悲剧”呢？答曰：不外两点，一、认为林希翎不幸；二、引起肖哲贤的同情。

有人说，同一事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呢？对曰：不足为奇，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凡的春天”里早已指出，不同的阶级意识而已。

我认为，反击右派分子，使他们哀鸣地说“这是悲剧”，这倒表明了我们的枪法准确，说明了人民大学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大蜂窝”。然而“悲剧”的主人公也未始不能转变为“喜剧”的主人公，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脱胎换骨”地改造。

## 客觀与旁觀

北京大學 丁爾綱

我有這樣一位同學，在林希翎第一次來北大演說的第二天上午，他冷靜地對我說：

“我們北大的同學太缺乏教養了，林希翎要說就讓她說得了，何必急急忙忙和她辯論呢？她的話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啊！”

過了幾天，大概是在開過批判譚天榮的大會之後，他又冷靜地對我說：“批判得無力極了，除了歷史系的研究生以外，都不怎麼樣。”

我問他：“那你為什麼不也去發表些意見呢？”

“這個……”他這才失卻冷靜，面孔紅了。

“難道你同意譚天榮嗎？”

“不，不，”他早就說過他不同意譚天榮，也不同意林希翎，並且認為“是時候了”<sup>①</sup>的內容十分荒唐，那麼究竟為什麼呢？他支吾了一會兒終於答道：“我覺得應該客觀些。”

原來如此。

果然，第二天他又挾着書包進圖書館了。

這却使我想起了印刷廠工人怒斥“廣場”編輯的場面，一張張憤怒的面孔，雄勁的手臂上一粒粒的汗珠斑斑的油墨。

<sup>①</sup> “是時候了”是右派分子以諷的形式向黨進攻的一枝毒箭。參見第90頁“你們不要引伸”一節。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然而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漠然无动地啃诗经、啃量子力学、啃数理逻辑的人却不止一两个。任凭窗外右派分子吹起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号角，任凭反革命分子投掷什么炸弹，然而他们却仍然冷静，冷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是客观吗？不，这是冷眼旁观，甚至是“旁而不观”。

然而不知道这些“旁而不观”者或冷眼旁观者有没有想到他实在并非真正“旁观”，难道右派分子不正希望更多的“社会主义”者旁观吗？政治毕竟是政治，在政治的天秤中，即使不把砝码投在某一边，实际上还是加重了某一边的。

而尤其荒谬的，我这位同学却是共青团员，他的砝码早就放定了的，只不过现在悄悄抽出来了而已。所以，我在某次会议上批评了他，然而他却勃然大怒，立刻反驳我达一刻钟之久。于是，所谓“客观”“旁观”或“旁而不观”的底子都昭然在目了。

当牵涉到党、社会主义、我们人民的利益和良心时，他可以冷静、冷淡、冷漠；而牵涉到个人时，他却鼓起了“政治热情”，而且勃然大怒。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 “静坐疗法”

北京医学院 平

静坐疗法是祖国的医学遗产之一，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期行之，可使“浊气下降，清气上升”，有延年益寿之功。

我們医学生研究靜坐疗法是理所当然的。自反右派斗争以来,有些同学却对此項研究特別积极起来,在各种大小討論会上,予以实践。鈴声一响,他們就端坐椅上,“四肢松软”“二目观天”“口齿紧閉”“耳不聞言”。

靜坐疗法确有延年益寿之功,但右傾或溫情的“靜坐疗法”,不仅浪費生命,还得当心摔入泥坑!

## 快 刀 篇

北京大学 顧采真

### “好 快 刀”

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笑話:某人被判了死刑,在刑場上,劊子手手起刀落,身首分离。而落地的头顱竟連声称贊:好快刀!

有人說,象这样神奇的傻瓜是不会有的。事实不然,北大就有这样的人,被罵为“白痴”“沒有头脑的人”,还在称赞林希翎、譚天榮之流的“理論高”“口才好”和“勇敢”呢!

### 惻 隱 之 心

有人說,吃素念經的老太太最慈悲。我看不一定。老太太虽不杀生、不吃葷,但是臭虫还是要捉的,蒼蠅还是要打的。而有些善良的同学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却动了惻隱之心,一手遮住右派分子进攻党的事实,另一手却指着



工人、农民、大学生正义的声讨，大叫“你们太杀气腾腾了”。

这些同学的“慈悲”心肠比吃素念经的老太太如何？

### “良心”

有个调子同学说：“过去工作中犯了些错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这次不想参加斗争了。”能够认识错误是件好事，但因此就认为“罪孽深重”而问心有愧倒不必。事实上，人总会犯些或大或小的错误的，问题在于是否改正这些错误。

当右派分子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回击，还口口声声的讲“良心”，这才要犯大错误呢！

## 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

北京大学 坚冰

我的一位同学私下对我说：“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因此储安平的谬论让他讲去好了。大丈夫不怕小人造谣，你们何必大张旗鼓地展开反击呢？”

按照这位同学的逻辑来推演，则：

章乃器所谓资产阶级没有两而性，这在实际生活中也并不存在；你们反对他的这一论点，何必多此一举！

章伯钧所谓国务院开会形式主义，这在实际生活中也并不存在；你们反对他的这一论点，何必多此一举！

陈新桂所谓三大主义的根，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你们反对他的这一论点，何必多此一举！

葛佩琦所謂老百姓都吃不上飯，老百姓要殺共產黨，這在實際生活中更是不存在的；你們反對他的這一胡說，何必多此一舉！

.....

假如再推演下去，則：右派分子所講的事，大多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反對右派分子的鬥爭根本是多此一舉！

至於有些右派分子明目張膽地喊“殺共產黨”，照這位同學看來，他並沒有構成現行犯，也是可以不必反對的。

假如再推演下去，則：撒謊、造謠、誣蔑、誹謗……也可以不必反對了；因為誰都知道撒謊、造謠等內容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過去，國民黨反動派不也是先捏造了許多不存在的罪名，然後下手陷害了無數的革命戰士嗎？而在美國，不是有許多資本家豢養的假証人，專門靠捏造不存在的事實為生的嗎？今天的右派分子，也正是捏造“覺天下”等一串串不存在的事實，想在共產黨的臉上抹上一層層灰，以此欺騙迷惑群眾，達到其反對共產黨的目的。這麼陰險惡毒的企圖，在我的這位同學看來，卻可以那麼輕鬆愉快地用了一個奇妙的邏輯，就推出一個不必反對的結論；這要不是有意地給右派分子辯護，那就未免太書呆子氣了！因為實際生活告訴我們：階級鬥爭是不會象小孩兒折紙船似的那麼簡單；當然也不象那紙船在小臉盆里“航行”那麼平靜。這裡需要沉着地戰鬥，只有真正的戰士才能真正保得住我們的社會主義！

## 今日东郭

北京师范大学 霏 牛

听说某系开过声讨右派分子的会后，有人怜悯地说：“看！某教授脸色都变了，直掉眼泪，浑身软做一团，太可怜了。”有的说：“某教授搞科学研究，威望很高，是否可原谅其过错。”类似以上的温情言语，不胜枚举。

有些人仿佛都是出自佛心，不管右派分子先前是怎样恶意诬蔑党，处处点火煽动群众，只要他一落泪，身軀一软，就动了怜悯之心，有如把狼藏在书箱内的东郭先生，吃亏的还是东郭先生，闹了一场虚惊后，还是猎人救了他。现在学校党委批判右倾情绪，不正如猎人在拯救东郭先生吗？听说有的人被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语弄得昏头晕脑，佩服他的学识，欣赏他的口才，经过一斗，才恍然大悟。哟！原来他是右派！恰如当狼要吃东郭先生时，东郭先生才明白，狼原来是要吃人的！这时，怜悯之心早化为一团怒火。

今日的东郭先生们，收起那对敌人的慈悲的心肠吧！不握臂高呼，挺身痛击右派，尚待何时！

## 剖开奇怪的论调

北京俄籍学院 远 鹏

群众发动起来了，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

怪哉！竟然出現了這樣一些論調：“黨早就知道那些是右派言論，为什么不早些提出來呀！弄得這麼麻煩！”“黨委知道吳青陽誇大了事實，为什么不早些說清真相，等群眾受了蒙蔽，才說人家受了右派分子的騙，這豈不是故意找人為難？”“黨自己不講話，却說是為了考驗群眾，簡直是有意要讓你過不去！”等等。

當人們定睛一瞧，啊！發出這種怪調的原來是這些人：

第一種人是煙幕彈的投擲者。——他們別有用心，想當初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招牌，得意忘形地向黨進攻，好不暢快。一旦當人們反擊時，他們就手忙腳亂地大叫：“哎呀呀，这下可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共產黨的‘計’了。”於是趕緊放出煙幕彈，企圖蒙混過關。對這種人，我們要向他們大喝一聲：快快回頭，悬崖勒馬，收回你的煙幕彈，向人民低頭認罪！否則就是自絕於人民。

第二種人是重感冒患者。——他們在整風時期，情緒偏激，言論和行動跟右派分子起過共鳴。這時，他們着慌了：“哎呀呀，可別批判到我頭上來！”於是他們埋怨道：“若黨早提醒我，那就不会跟人家跑了。”在他們看來，似乎自己失去了立場不怪自己，倒要黨委負責。對這種人，我們要提醒他們，趕緊放棄個人打算，不要徘徊猶豫，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全心全意地投入反右派鬥爭。

第三種人是溫情主義者。——他們抱着一顆“善心”，到處恩賜同情，深怕回擊別人傷了感情。他們以最簡單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人和事，小看了這場階級鬥爭。他們是健忘的人，忘

記了党中央的整風指示，更忘記了是誰先挑起這場戰鬥。忘記了敵人拿着刀子向我們進攻，於是根本就不承認什麼考驗不考驗，覺得這一切都太麻煩。

喂，醒醒，親愛的同志！冷靜地想想，你那珍貴的同情心應該給誰？朋友還是敵人？在火線上不容遲疑。快！整齊步伐，高舉紅旗，集中火力，英勇機智地和狡猾的敵人鬥爭到底，敵人不投降，決不收兵！